萬曆疏鈔

萬曆疏鈔卷十九

糾邪類

孫　瑋　臺臣險惡異常疏

岑廷彥　貪縱邪臣交結逆宦疏

陳性學　鄙陳聯姻勢僕大玷官常疏

黃　鍾　奸媚撫臣剝民附勢疏

江東之　邪臣殘忍太甚殺人媚人疏

于有年　奸諛大臣不堪總憲疏

孫維城　邪臣獻媚戕殺無辜乞雪宛償疏

深迈被中傷其姦險有如此國朝大臣未有無故而究死獄中者乃故勘大臣自堪始知侍郎洪朝選之得罪權臣也遂文以不赦之法投諸必死之地革去飲食斷絕音問竟使一言未申而囹圄已作鮑魚之肆矣其酷虐有如此洪兢萬里含冤控訴闕下此人子迫切之情也使堪少有良心寧不惻然悔恨乃聞知飛通書賄於馮保且日必寘諸重典以滅其口幸而 聖明在上止於廷杖爲民僅存視息不然洪氏且覆宗矣其殘忍有如此領全浙矜己凌人自謂秋

毫無染矣乃因事而罄該庫之羨餘以饋權要至侵
額銀九百兩而代者補賠可誰掩也外示色厲之形
中懷穿窬之心非大盜乎其欺世盜名有如此撫八
閩刻意苛求自謂冗費盡蠲矣乃無故而增全省之
貨稅指稱軍餉至使歲溢數萬金將焉用之陽獵節
省之名陰受加增之利非大姦乎其罔上行私有如
此其子死其婦守志此堪之家事也乃借此以開苞
苴之門而受屬官之金幣者以萬計疏錢法足國用
自堪之職分也乃假此以售乾没之術而侵軍民之

兵餉者以數萬計至於丈田畝清浮糧本爲便民也顧以急公喜事之心爲操切棼絲之法賢遽報而王增地至使官吏望風效尤乘機作姦於是貽害萬狀而全閩之內騷然矣其貪財黷貨負國殃民又如此夫此猶堪非之顯明可信者故臣特舉而發之以糾其姦若夫陰私隱惡大干國法臣又安敢一一指摘以傷朝廷渾厚之體耶夫古以凶人爲豺狼以順從爲妾婦蓋誠惡而賤之也臣愚以豺狼之惡猶可得而御妾婦之事人可得而言也若堪者心險而術隱

毒深而禍烈先意承迎莫測機械之巧陰毒奇中眞同魚肉之慘使人被而不能知知而不敢言殆以豺狼之心作妾婦之事而又神之又神者也以如是之人而厠西臺重地欲以風示四方彈壓百僚 臣愚寡昧誠知其萬萬不可也矧大計在邇正欲斥姦屛邪清楚吏治奈何以貪惡之夫厄然與考察之權 臣恐善類未必蒙福憸壬必且脫網其爲至治之蠹豈淺鮮哉恭照協理院事左副都御史勞堪兎營三窟狐威九尾倚法作姦冠裳之禁搆地殺人媚勢黨惡之

罪滔天況暴戾恣於根深神人共憤而溝壑盈於宦

就國法難容誠有不可一日使留者也伏乞　聖明

大奮乾剛將堪特行罷斥以爲變節小人迎合固寵

者之戒別選貞亮以充厥任庶百官知警風紀愈振

而於今日兆辨之治未必無小補矣

貪縱邪臣交結逆宦乞賜重處以彰國法疏

李廷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萬曆十年十二月

臣伏覩 祖宗立法最重交結蓋恐奸邪朋謀搆黨撓亂國是故特加重焉頃見御史王國論劾吏部左侍郎王篆 陛下謂已有旨了夫馮保曾省吾已奉有旨矣若王篆則未有處也 臣謹列其罪狀為我皇上陳之按王篆貪鄙縱恣市井無賴數年間欺陛下幼沖不知假借故相聲勢引類呼朋招權納賄自督撫總兵以至鹽司知府等官但是巧猾奔競者

半出其私門餽送禮物其門如市金銀珍寶難以數
計事干人衆姑置無論忍今年六月以來自知永山
既泮公論不容窺見馮保氣燄方張遂托馮昕送金
盆二箇白金一萬遂相親厚至九月內又親詣馮保
私宅望風下拜送玉帶十圍白金二扛又行千金送
馮邦桂交結益深夫象之罪惡更僕未易數只如交
結六節律有明條既被言官論劾宜遵舊規杜門待
罪乃昨日仍乘圍轎不知又之何處營求鑽刺至暮
方回呼擁如故尚知有朝廷之法度乎且馮保既逐

王篆平日交結最爲相厚若不揚於王廷明正其罪
是猶有不伸之法矣伏乞　皇上大奮乾斷將王篆
重處以儆官邪以彰國法宗社臣民幸甚　臣又惟天
下中人最多故見利而趨見勢而附乃其恒情不足
備責其澹然無欲純心事君者什之一貪鄙縱恣如
王篆者百之一耳竊見馮保被逐之後其平日偶爾
往來之人咸懷疑畏懼其株連此大惑也　臣願明諭
百官此番但舉元惡不復株連其各精白乃心恪供
乃職無生疑畏以共成蕩平之治此又與人更新之

意也惟　陛下垂聽焉

鄙臣聯姻勢僕大玷官常乞罷斥以快人心疏

陳性學貴州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一年正月

臣自去冬以來伏覩　皇上嘉納言官諸疏大奮乾斷左右之巨姦皆已竄逐黨緣黨惡之臣皆已屏棄竊威柄爲城社之蠹者皆已就縛直言諸臣皆已錄用內外臣民莫不懽呼踴躍頌　陛下明如日月斷若雷霆無私如天地眞不世出之英主也一時仕路可謂清矣然猶有汚穢之跡著在都城久爲公議所棄亟宜擯斥者則今陞江西布政司左參政李選廣

西按察司僉事李宗魯是也謹按二臣本以邪佞小
人濫登科甲 皆蒙 皇上拔擢列之諫垣不思勉竭
涓埃以圖報稱而惟日事婾媚附勢取容其他險刻
之行騙詐之狀臣不暇縷數以瀆天聽姑即其聯姻
一節爲衣冠之大玷者敬爲 皇上陳之錦衣衛奉
旨見拏犯人游七故相張居正家奴也七少時爲居
正所受狎故十餘年來結納凶邪恣行豪橫居民受
其荼毒縉紳被其凌虐是居正竊 陛下之權以號
令天下游七又竊居正之權以傾動都城此君子之

所共憤而小人之所必趨也乃選與宗魯則又小人之尤者以爲欲取貴顯而不得故相之心其寵勿固也欲附故相而不藉游七之力其進無繇也日夜營營思所以深交之計選則訪知游七之妻周氏有一表妹在室遂謀娶爲妾捐百金之禮弗辭也宗魯亦訪知游七之妻有一表姪女在室亦謀娶爲妾費八十金之聘弗恤也是二臣者未娶則與七猶爲泛交旣娶則與七實爲至戚開筵設綵鼓樂喧填聚會姻親峩冠束帶巍然而坐其上者游七也肅容歛衽偃

然而坐其下者選與宗魯也半酣促席談笑飛觴呼盧鬪勝往往終夜而罷又其甚者當二臣之拜游七也則必請見其妻選以姨媽稱之而不爲嫌宗魯以姑婆稱之而不爲屈及游七之訪二臣也亦必請見其妾選之妾出見曰見姨丈也宗魯之妾出見曰見姑夫也彼游七何等人哉特相府一下僕耳游七之妻何等婦哉特僕人之一侍妾耳二臣欣欣以附喬自幸姻眷往來情踰骨肉是豈復有人心者哉又其甚者厄當令節及春和之時二臣各縱其妾邀游七之

妻聯輿而出偏遊　皇都之勝花鈿叅錯金縷輝煌隸卒導前侍婢擁後遇梵刹則燃香禮佛逢苑囿則緩步尋芳遠近之人相顧拽踵夾道聚觀嘖嘖以三豔奇之遊士不足深責乎臣身佩衣裳口談仁義而含垢忍恥一至於此誰不掩面而竊笑耶向者每遇皇上臨朝鴻臚傳賛之後臣在班中見李選過人皆指之曰此游士之聯襟也李宗魯過人皆指之曰此游士之姪壻也豈不重可羞哉夫駑駘之質最庸劣也亦必與焉爲羣有大疵誤入其廐則蹄而逐之今

游七則犬彘也堂堂侍臣俛首而羣犬彘曾劣馬之不屑而二臣甘心焉昔人有云笑罵從他笑罵好官自我爲之是則選與宗魯之本心也急於保榮祿而不暇於顧廉恥巧於伺鼠竇而不遑於惜名節卽令由此藉其吹噓取悅故相躡致公卿之位如士論之不容何人心之共鄙何自古趨炎怙寵之臣何代無之然亦附權貴耳求其納交於權貴之僕從者臣未之聞也納交且不可況與之聯姻乎故相存日亦曾聞知其事呼二臣至私寓中數其罪叱辱之詈罵之

遂相繼外補雖以游七之維持調護而不能解竟何益哉此士風所係臣節攸關不敢隱默參照江西布政司左參政李選廣西按察司僉事李宗魯才識迂疎性貪婪佞垂涎於利達之境慣肆蠅營濡足於津要之門甘同狐媚結豪奴爲姻契自誇玉倚之榮縱愛妾以郊遊實犯帷薄之戒官常大壞氣節全虧誠不可一日容於堯舜之世者也今當大計羣吏之期我

聖明洞照於上銓曹諸臣秉公於下知二臣之罪必不容逃但恐非見任地方之事撫按未經論劾

或致漏網即蒙處治又恐混入考察員內則其罪狀不彰不足以雪衣冠之恥伏乞　皇上將李選李宗會特賜罷斥仍追奪其勅命以為卑鄙小人之戒庶公論稱快而士風有維矣

姦媚撫臣剝民附勢乞賜顯斥以快人心疏 十

黃鍾 廣東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一年正月

頃者伏覩 皇上洞燭權姦削除邪黨惟時趨炎附勢貪緣交結之徒幾無遺類中外臣民莫不仰頌

聖明英斷翕然稱快矣然猶有鑽求極工諂媚最甚剝害一方罔上行私如巡撫湖廣都御史陳省其人者是豈可不亟爲之罷斥乎夫省何人斯以心術則邪險以人品則卑汚固久不齒於士論屢被刺於言官者也其他穢聲貪迹瑣屑細事已經論列者臣不

敢復舉以瀆天聽謹按其諂事權臣欺君害民罪狀之大者爲我　皇上陳之省初任湖廣原以巧佞狡猾頤指氣使曲當故相張居正之心遂得躐陞憲臺擢任巡撫揚揚得志肆無忌憚時以公論不容科臣再劾之　陛下亦棄之如敝屣矣但省之爲人諂媚性成鑽刺機熟重賂居正之親厚者密求善地誓以身報遂起爲湖廣巡撫夫省果不可終棄則用之別省亦奚不可而獨擇於湖廣者何也蓋省倚居正爲泰山而居正亦視省爲奇貨也乃省啣恩之任趨造

荆州他務未遑卽設祭於居正之墓時居正業已葬父還朝旣非弔喪之日又非送葬之期省也何爲乎祭哉且珍羞奇果萬品錯列計一祭所費幾滿千金此省入境諂奉之首事也未幾居正子懋修得爲狀元捷音至楚省卽修賀折儀一萬兩帖下荆州刻期齎送荆州守難於取盈而又畏省威勢遂括取藏金二千兩私寫八千續補禮帖傳送京師懋修止收二千不發回書此楚中所共知都下所習聞者也居正陰肆貪黷陽假清修省欲阿奉其意乃託爲伊子清

理田册之名僞稱本戶上有應糧七十石提疏以奏妄頌故相清德夫荆州舊遼藩分封之地後抄沒田土萬萬計凡所稱膏腴者半歸居正他如潛江等縣新墾湖田未經糧稅者不知幾千萬畝盡爲居正侵漁履畝而稅即千萬猶不足矧曰七十云乎哉後居正用省詭計下之各省遍查天下士夫糧册勢重者雖多亦少秩卑者即少亦多以致士類含冤縉紳喪氣蓋始也省以巧媚之術阿居正終也居正又以省之術禍天下矣居正受賄無筭藏富於家所慮者盗

耳省欲爲之防護設兵數百每歲給餉數千兩各兵皆游手無籍之輩雜處府城騷擾萬狀貧者受凌富者被盜其爲保衛相宅計得矣如居民何荆州舊城雖云日久漸壞加以修葺亦巍然一雄郡也省乃棄其舊跡創爲新規無故而興大役此豈眞爲荆州民人計哉特以相宅在內恐起盜心非堅城厚郭不足以固居正之家非保護相宅不足以徼居正之寵此役一興而荆州之府庫竭矣荆州之民力殫矣由是遍及各郡家誅而戶求州索而縣取全楚之地十室

九空夫歛十五郡之民怨以悅一人括十五郡之財賦以衞一家省亦忍人也哉城工未畢居正物故省即大索贓鏹悉歸私囊而前役告罷始則胡以築之今則止之故楚人爲之謠曰張相存荆州城張相亡荆城荒省之心術於此畢見而小人之情狀又誰掩乎至其殺戮五開與飾動衆倖免不測之禍使非羿人悔過其不至於僨事誤國者幾希矣夫省之刻削一方阿附權臣茲其大畧爾當此濟朝諸姦盡擯而獨後於省特以省居外地始徐議之不知此而苟容

全楚之民奚罪焉參照陳省心本姦邪行惟媚竈用
壯用罔外假虎狼之威患得患失中藏狐鼠之態但
知趨權而附勢罔念蠹國而殃民是當亟爲罷斥而
不可使少留以貽地方之害者也伏乞 皇上俯察
臣言勅下該部再加查訪如果 臣言有據將陳省亟
賜罷斥别簡公正廉介之臣以代其任庶民生已困
而得甦地方既擾而復安矣

邪臣殘忍太甚殺人媚人乞究治以快公憤疏

江東之 山東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一年正月

臣聞治道去其太甚當權臣勢焰熏灼之時諸臣與之交往未爲濟惡亦太甚也臣不敢過求以傷國體至於殺人以媚之使死者含冤生者共憤上悖聖主天地好生之德下陷忠臣義士父母妻子伶仃之苦言之痛心聞之酸鼻臣所以久鬱不平竊懼下言煩瀆屢思中止而義不容已不敢不陳於君父之前也頃者陛下允臺臣之請起建言之官天下臣民

欽誦綸音有感極而泣下者以為主上有如天之尊不難於誤聽之悔使困抑之臣復見天日眞有道仁聖之君也商之成湯漢之文帝不得擅其美矣 陛下激發忠義之權示儆於前將以大用於其後諸臣忠君愛國之誠少挫於始猶得大展於其終惟死者不可以復生忠義之魂不及一見 陛下卽垂哀矜之念亦無所施人心所以感戴 聖恩為益切而追恨邪臣為益深也大學士張居正十年勤勞不謂無輔理之功但才太高性太拗權太專心太險媚已者

立躋要地異己者墜之重淵是以邪佞之徒趨媚太甚以成居正之惡如原任監察御史劉臺論劾居正其義正辭嚴切中時弊固不出於趙世卿余懋學之下也其忠肝義膽可方古人是亦吳中行鄒元標之流也臺不死當與諸臣並用矣奈何僉都御史王宗載前任江西巡撫欲殺臺以快居正之心門生屬官令其密謀用銀五十兩買其讎家代創誣本遣人伴送來京妄奏夫門生之與座主情有所昵屬官之奉上司勢有所畏臣不屑求其人以罪之至於遼東巡

按御史于應昌奉旨查勘使其不吐不茹少盡憲臣之職臺亦不至於死也奈何應昌心同狐媚有玷豸冠挾制司馬威逼良善捏報虛贓寧欺罔朝廷不敢抗違居正其齎本承差掌道御史問之輒嗚咽稟曰劉御史初建言被逮罄囊不足以充路費三司當時親見何曾有分毫之贓今為于御史所誣遼東衆口稱冤如夾打廩膳生員逼其招認送臺銀五百兩買貢廩生三百兩即可援例入監何用五百為也誣臺之贓大都類此宗載復陷江西巡按今故陳世寶曰

下此獄政府以巡撫處公遂擬臺遠戍臺之家產不足償贓之什一乃誘充軍該死人犯代爲完贓以實其罪勢臨利誘脅逼悍解以肆其虐凌辱百端苦楚萬狀臺至潯州府身死衣衾棺木俱無行道之人莫不流涕曰是長安故劉御史也何罪而至此極耶宗載殘忍流毒江西士民切齒其詰責劉臺之語尤闔省寒心臺之父兄可審而證也叅照得僉都御史王宗載甘爲馮保之義子自恃居正之私人阿附權勢倚邪黨爲泰山之安謀害忠良視人命同草菅之賤

法當首論者也巡按御史于應昌誣贓以傾僚友恐
於落井而下石枉法以媚要樞乘其烈火而加膏憲
臣若此國家奚賴法當以從論者也宗載係臣堂官
臣執禮素恭豈敢沽強直之名應昌係臣同官臣與
之素厚豈肯爲薄夫之行但二臣惟知有權門不知
有天子惟知人爵之可要不知人心之先死殺人可
恐將何事不可爲是以臣義激於中雖私情不暇恤
況爲死御史以論生御史臣心竊安之伏乞陛下
察臣愚忠憐劉臺之無罪勑下吏部諒加恤典將王

宗載于應昌亟賜革職勅下法司查照先朝楊順路
楷謀殺忠臣沈鍊事例究問抵罪所憐者一命之寃
所遏者將來無窮之虐所正者二臣之罪所愧者天
下後世爲臣趨勢之心庶幾寃抑得伸神人之公憤
以雪幽隱畢達　聖德之明斷益彰矣

糾諛大臣不堪總憲乞賜罷免以振士風疏

于有年 南京湖廣道御史 萬曆十一年正月

臣惟都察院爲朝廷紀綱之地而都御史有總持風紀之司所以激濁揚清彰善癉惡者恒胥賴之必得公忠果毅之士以充其任始可以立風采而明憲法也茲左都御史陳炌者則豈其人哉臣待罪留臺接見邸報四川道御史孫繼先一本懇乞聖明錄用建言諸臣以昭聖德以光聖治事奏將編修吳中行等起用荷蒙皇上俯納敕下吏部查奏仰見 皇上

從諫如流求賢如渴照臨並日月之明包容同天地之量誠有古先哲王之所不能及者臣不勝欣欣然感頌稱慶矣因閱疏內諸臣如御史趙應元員外王用汲既准起用則陳烌有不可容於清明之世者臣請爲 皇上陳之夫趙應元蒙 皇上簡用巡按湖廣有王篆由南京操江僉都御史轉都察院僉都御史枉道回籍至宜城縣有寬大衙門一所應元巡歷先到駐劄於內篆使家僮叫罵門外逼令那移應元未從篆遂積成深恨及故大學士張居正回籍塟父

凡湖廣各官自撫臣以下不遠千里皆來弔謁獨應元持正未往居正又怒其慢已會應元差滿出境患病告休篆陰欲洩已之忿陽挾居正之威令炌条論應元炌既懼拂篆之意又欲結居正之心遂劾應元縱恣欺罔落職爲民夫以違衆獨立爲縱恣以持正不阿爲欺罔則欺罔莫大於炌者由是衆心不平人言嘖嘖王用汲因而具疏条論蓋一時忠憤所激也乃被炌挾私中傷亦坐爲民是炌之心惟知有居正與篆也豈知有皇上之法紀哉阿諛權勢傾害忠

良沮縉紳正直之氣啓士大奔競之風故邇年以來諂媚逢迎相效成習凡欲有言者必先關白而後敢言欲有行者必先請問而後敢行大小臣工止知有居正而不知有　皇上者謂非炌之作俑不可也昔人謂正臣進者治之表邪臣進者亂之階臣以爲炌此一舉動其關係於邪正治亂之機者非淺鮮也臣聞江西士風以義氣相高遠無暇論即如近日鄒元標傳應禎張位習孔教皆以忠言直道積忤權奸相繼貶竄炌乃獨以巧爲奉承久竊顯位老不知止卒

惟得罪於名教亦且遺譏於鄉評矣臣又聞紒筮仕世宗朝以同鄉嚴嵩專政告病家居數年不起人頗高之夫同一紒也知嚴氏之稔惡必敗則故退處以賣名見居正之氣焰方張則甘附和以固位機心展轉不弃其矯情干譽之平生而盡喪之耶且其年逾衰朽心無執持黠差不公狥情廢法縱容家僕各差囑事信尚術士繽紛塡門尚安望其肅朝綱而振風紀乎近見其託疾乞休蓋失所倚恃自懷疑畏故假此以試　皇上之意而息言官之口耳臣竊以爲是

非邪正不容並立王用汲之論列爲是則玠之叅劾爲非趙應元之被斥爲無辜則玠之論斥爲有罪兩臣起用則公論已明公論既明則姦諛當去媚相欺罔如玠者尚可使之靦面九卿之班而偃然百寮之上也哉叅照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玠秩總豸冠心甘狐跡惟患得而患失遂殺人以媚人阿附權臣名節掃地誣陷正士罪過滔天引疾告休自知不容於公論正法褫職庶幾大快乎人心伏乞　皇上大賜乾斷將陳玠亟行罷斥以爲大臣諂諛欺罔之戒則兩

露之恩發舒正直之氣雷霆之威摧折姦諛之心固肅吏治振士風之一大機括也

邪臣獻媚戕殺無辜乞賜重究以雪寃憤疏

孫維城南京湖廣道御史
萬曆十一年四月

臣待罪南臺於萬曆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有寧國府巳故生員吳仕期妻貢氏具揭開稱妾夫仕期叨蒙作養屢蹶科場萬曆五年遊學金陵偶聞故相張居正不丁父憂言者反加罪斥上書勸其守制謝過宥召言官誠不免出位之罪實一時義氣所激也不料原任太平府江防廳同知今考察不謹參議龍宗武求悅輔臣希圖超躐無由獻佞禍遇江防駐劄蕪

湖縣革退生員王律僞造海瑞揭帖張居正奏稿糾申農民曾昂刊刻售賣射利事發關操院批行江防廳鞫審比擒王律曾昂到廳即稱圭啓王之平劉承宗各付本槖與伊並無妄夫仕期名目宗武思乘機逢迎宰輔因妄夫仕期有上相國書宗武得討登時密拏到縣遂脅夫云汝既上書本槖决為汝作酷拷賠供私申操院不由分豁又遣心腹密報相國復書宗武有來疏且停仕期斃之杖下可也之說宗武遣刑吏持書示夫逼令自盡仍命獄夫絕其飲食七日

未正復以囊沙促死妾夫一介寒儒遭武虐焰縲絏囹圄苦楚備端離家二百餘里父母妻子生死隔別天高帝遠呼叩無門飲恨九原數天抱屈妾翁七十衰年悲子死于非命驚魂喪魄三日不食而終妾子四齡未離乳哺襁負攜越收累夫骸藁葬廬東即今冤鬼夜號光怪百出妾不難于剖心隕首以明夫之無辜橫罹凶禍顧以寡婦孤兒家徒四壁何能倚哭于秦庭叫閽于魏闕以從夫于地下也伏乞轉奏天庭追懲貪惡俾妾夫冤憤得以伸雪于萬一等情到

臣臣面質本婦悲咽流涕悽慘萬狀臣不勝駭異以
爲宗武旣人當有人心豈有此事況事奉操院宗武
安得專殺本婦愈益泣口稱不敢言叩首而已臣因
詢之南京士民皆謂仕期寃死事誠有之然勘問者
宗武而主之者操院胡所櫝也櫝與居正同鄉欲爲弭
謗以宗武易使故徑批之貢氏婦人見宗武勘問而
不知櫝實主之又畏其勢故詞重宗武而輕櫝耳櫝
首惡尤可恨也臣亦未敢遽信復細加體訪乃萬口
一詞臣始悟本婦泣吞不言之情蓋有所爲云臣復

將本歸所具之揭帖覆展玩任期之事始而批行宗武者攢也繼而疏報居正者亦攢也微樻批行則宗武之諱勘爲由前出徵樻疏報則居正之回書爲因而至且居正回書內所謂來疏且停樻之疏也則任期之死豈宗武亘人之謀哉寃哉任期死者不可復生矣寔人隨即遷轉且皆美缺居正蓋以爲有德于我而以德報者也然以之命傳已之宦猶食雞者祇知食者之腹可飽而寧知死者之苦哉 臣 聞不忍之心人皆有之而以人命死生之際尤不忍之大者也

故古人㮕不折萌渡蟻全命彼一草木一蠢動之微莫生其死何與于人而古人尚以為此類並生天地不忍戕害以全吾仁恕此況於人之為至貴乎仕期生一介寒儒亦人也胡忍苦死輕殲之也況故禁故勘律有明條我 皇上臨御以來欽恤之詔屢下詳讞之令恒申凡內外大小臣工罔不嚮風承德而無敢有輕人者矣彼櫝與宗武獨何人斯顧毅然無聞耶當居正仁終奚畏言官擯斥仕期以一書生不畏權勢敢抗上書劾之雖冒越俎之嫌而胸中所負道

義之正亦可取矣居正不聽其言亦不怒其人是良心尚在未盡泯也詎意櫝之逢惡宗武之患得患失已在旁觀之爲奇貨哉當王律等諸人俱在也市肆僞疏何以決其必爲仕期所作縱出自仕期而指斥大臣罪豈至死乃櫝則主持於上宗武奉承于下羅織鍛鍊具疏馳報欲置極刑及居正不可即絕其飲食從以囊沙諆斃之獄中實斂埋冤獄忠魂遶白雲仕期將死之歌其冤與劉臺何異哉大抵櫝與宗武知有權勢而不知有天理知權臣可取媚而不知人

命之不可輕殺者也不有仕期之死則不顯弭謗之
功不得居正之心則不能速化之巧故雖殺一無罪
非仁亦所不願耳一婦含寃尚致東海三年之旱仕
期王類寧無傷害天地之和寃極一人惡公天下此
之不究則後將何懲況　臣有言責本婦揭訴到　臣臣
不敢隱以自取不職之罪也參照原任提督操江兼
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今任刑部右侍郎
胡檟協總臺綱肆行荼毒無罪殺士希見幸於權門
有心害人遂假手於下吏故禁故勘是誰爲之主謀

爲鬼爲狐無不聞而切齒其平日庸劣粗暴臣無賑
論即此一事尚可令逃於堯舜之世哉原任太平府
同知今考察去任叅議龍宗武黨奸附勢害理忍心
風旨迎來九泉之寃魂易訴機關造就七日之餓鬼
堪憐正好爲之甘蹈小人之行險亦莫須有寧知公
論之不平雖事主於檟而聽從下手其同謀致死之
刑亦不可得而逭矣此二臣者以天理則不容以王
法則不宥在檟見任刑部而大玷清班在宗武雖經
考察而尚未盡辜皆所當重加究處者也伏乞　皇

上大奮乾斷將胡檟先賜罷斥併龍宗武通行勅下
法司追勘務得真情查照律例分別首從盡法處究
庶公道昭明而典刑振肅不惟雪冤憤於既往亦且
懲奸惡於將來其所關世道維持不小也

邪謀大臣久壞風紀乞賜罷斥以重臺綱疏

郭惟賢南京河南道御史

萬曆十一年七月

惟人心之事君也始未嘗不懷忠挾信後卒罔上而負國者其患有三曰貪祿位曰植私黨曰戕忠良此戕忠良之心生於植私黨之心植私黨之心生於貪祿位之心三者相因而萌於是乎有如王宗載之文致劉臺以獻媚者有如胡檟之戕殺吳仕期以獻媚者又有如今都御史陳炌忝罷御史趙應元以媚權臣張居正其事非於宗載等之所為雖異而其心之

媢疾行私則害人如宗載如櫝 皇上舉巳灼其姦
斥之宜將重罪之矣天下仰頌 皇上如日月之明
如雷霆之斷矣獨炌尚安於其位而不去 臣 焉能以
默言乎炌之欺罔先該吏部員外郎王用汲發之巳
悉近該御史于有年參論復蒙 皇上優容而溫留
之臣何敢贅但 臣 近閱邸報御史趙應元入京復任
南中諸臣咸曰炌何顏以見應元炌可去也即爲炌
同鄉者亦曰炌何顏以見應元炌可去也數月以來
並不聞有乞身之疏不知炌將何所冀而戀戀若此

乎然據紒任都察院輭媚不職之狀則紒之壞風紀
也久而紒紒之去亦已晚矣何者都御史有風百僚之
責與諸司不同居是任者當有執正不阿之行而不
可爲輭熟側媚之私苟有輭熟側媚之私卽爲官邪
而風紀壞矣非必貪墨黷貨者然後爲不職也紒之
不能應元傷言樹黨邪媚孰甚焉不職孰甚焉大節
一虧萬事瓦解他尚安足贖乎故姦莫大於附權惡
莫慘於害正大學傳論平天下而歸重用人而深疾妨
賢之臣一則曰放流之一則曰不與同中國夫一妨

賢耳而深惡痛絕若與之爲讎者此何以故良以妨賢之臣其究必至於流毒縉紳而遺天下之禍此傳之所爲諄諄以垂鏡也彼妨者正所謂妨賢病國者也律以春秋誅心之法猶當與殺人媢人者同論而可以忝此總憲重任乎我國家養士二百餘年來保全愛惜靡所不厚士亦每磨勵以須即如趙應元當地方諸臣爭奉居正之時而獨不預會[illegible]毅然有中流砥柱之風者此豈非國家養士之驗哉妨身總臺憲揚清彰善以培正氣乃其專職顧不能揚之彰之

反逢迎大意而參罷之彼以為不參應元則無以結
居正之歡而為自固之計也詎知此而可忍孰不可
忍此而敢為則亦何所不為哉嗣而御史趙燿亦以
養病被參蓋倣參應元之例行之使議者謂彼參之
非獨為應元而可以飾已短也然而趙燿者亦不得
於張居正之心者也總之皆為阿媚居正計也嗟乎
風紀大臣其倚法為姦比周為黨一至於此是將視
風紀為何物乎適前者之自陳顧云薦舉應元等出
臣臺中畧無猜疑斯言傳聞人人竊笑非獨謂其貪

天王爲已力且謂人既薦之而爾何參之乎既無猜疑於今日又何參論於前自乎斯則文過飾非之甚宜其隱忍而不能去也詎謂爾之當罷去者有三已爲下石投阱之人復儼然立應元之上一薰一蕕難以同處靦顏含愧垢彌甚耳此以體面則當去又暮年晚景精甚銷亡既經人言意氣隳頹益無支持此以年老則當去自蒞都察院數年以來一意柔媚取容王篆篆爲居正心腹尊爲奴顏事篆篆所左亦左之篆所右亦右之甚至篆不進爾亦不敢進其他曲

法庇蔭未可枚舉如以賀之之椎之中傷善類而多方
庇護以孫夢龍之貪緣鴻保而得考實授以陳世寶
之務權門頤指而得差徑江西所當意者類憸壬畢
仟之徒所黜罷者趨應荒擢耀獨復之士是非倒置
紀法蕩然此以失職則當去有此三者當去之狀尚
不思蚤自引去以明知止知足之義而猶貪戀要路
外持重寶不肯釋手然是附權害正於既壞之於昔
患得患失於又壞之於今凜凜風紀豈容斯人久濫
竽哉伏乞　聖明大奮乾斷將陳於亟賜罷斥別選

忠正剛方之士以忞爲任斯邪臣退而公道明吏治
肅而風紀重矣

極惡權姦罪大罰輕乞重加究處以雪公憤疏

王毓陽　工科給事中　萬曆十一年九月

臣惟論事者當究其本源議罪者貴權其輕重蓋原情以定罪則罪當而不嫌於苛因罪以正刑則刑清而不病於縱古之帝王所以稱明允之治而天下咸服者用是道也恭惟　皇上總攬乾綱勵精圖治崇貞良逐嚚佞天下舉同心而嚮道矣乃不意淸明之世猶有元兇巨蠹偃然得齒於冠裳之列安田里之樂而未蒙顯斥有如原任吏部左侍郎王篆者敢爲

我皇上陳之臣自爲縣令時聞篆者險壬小人招
權納賄誠共工驩兜之屬聖世之所必誅者也每遇
緣口咸切齒扼腕久矣邇接邸報貴州道御史陳性
學爲原任左僉都御史王宗載傾陷劉臺事參及薊
遼總督周詠大理寺丞賀一桂與巳故御史陳世寶
等誠足以寒姦慝之膽而奪之氣輿情之所共快也
然而主其謀者果誰之爲乎臣聞篆者故相居正陰
樹黨與以爲固寵之計而篆則爲之援引腹心分據
要路其傾斥善類蔑視國憲昭灼於人之耳目即三

尺之童類能談而憤之事之已經言官論列者臣無
容贅也姑以劉臺之事反覆參詳纂之罪通於天矣
胡可貸也故其忌臺者居正也所以成居正之忌者
誰歟成臺者宗載也所以成宗載之惡者又誰歟觀
於應昌之言曰纂之手書具存此其事之始末惡之
所從來不待辨而自明矣蓋纂假居正以立威而居
正亦籍纂以張其焰宗載者則其頤指氣使者也非
宗載輩則臺之獄不成非纂之指授則宗載輩未必
敢然無忌如此也始而謀之終而成之纂之罪果輕

耶譬之獵然宗載等爲犬也篆其發縱指示者也郎以應昌之言其之彼亦無以自解矣不止此也侍郎兵朝選奉勘遼府之事意拂居正果何罪乎則假手之堪而以他事煆煉之逼令自縊矣暴屍之慘言之酸鼻生員吳仕期捏傳居正之短事出風聞果何據乎則遺書胡檟而以僞旨誣服之斃之囹圄矣覆盆之寃聞者痛心夫朝選大臣也仕期名士也天理昭然彼何辜而罹禍至此烈耶以至翰林吳中行趙用賢等痛居正不奔喪而抗疏言之其有功於綱常名

敎詎淺鮮哉則揣居正之意而陰托御史曾士楚授而治之士楚尋畏清議之難容而以疾告使居正而在篆爲籌之則諸臣之禍將不旋踵至也可不爲之寒心哉要而論之居正之惡篆逢之而宗載諸人之狂爲篆誤之也此其傳播中外其誰甘之夫春秋嚴首惡之誅據篆之爲議篆之罪誠不在宗載諸姦之可置而勿問耶臣又思之姦雄渠惡所以禁其欲而不敢肆者此三尺法在耳今 陛下俯從言官之議於宗載則問遣矣賀一桂則革職爲民矣陳

追寶削原官併勑命俱行追奪矣天下孰不舉手加額
欣欣然頌　皇上下威若雷霆而明並日月哉顧篆獨
游田里傍觀而坐視之不與宗載輩明正天討
之賞罰太明之日而猶有法外之遺姦矣如法何澄
濁不於其源芟薙不去其本使共驩倖容於堯舜之
世將何以厭人心而昭鑒戒乎㳟照原任吏部左侍
郎王篆險狠異常姦貪萬狀假故相張居正之姻戚
敢恣狐虎之威引朋黨宗載輩之險邪大肆鴟鴞之
惡毒流士紳權傾中外罪實莫容法難輕縱伏乞

勑下該部查果臣言不謬將王篆一併究處明示寘斥以爲人臣朋姦縱惡者之戒庶紀法明而公論允服朝政肅而官邪知警矣

兵政重寄酌處南北當事大臣疏

黃道瞻 兵科給事中

萬曆十二年十二月

臣伏覩陛下躬上聖之資秉乾剛之斷邇因邊警弗靖特允言官之請悉令廷臣得以所知薦列邊才至於督撫大臣有因推用而特旨留之者有因候代未至而下旨旨責之者皆賴聖明知人善任燭幾獨斷故使將吏鼓舞機宜悉中狡夷驚遁疆圉泰寧今兩事大臣乃其才若可用而事被指摘難以展布亦有年已衰暮而行又貪汙不堪供職人心共憤有關

國是者則臣得二人焉兵部尚書張學顔南京兵部尚書劉堯誨是也夫學顔者近經臺臣叅論學顔因亦自陳兩疏求去蒙 陛下慰留再出供職夫 陛下慰留之者豈非以其才之可用及念今日邊鎮有事故任之乎臣謂學顔之才固若可用而在本兵可議者多故雖奉旨勉出供職而物議愈滋心迹難解即雖有才莫能自展若不更易恐至誤國臣實不勝扼腕謹條其可議者三事以備 陛下處分可乎夫本兵之職主於甄別將才以爲 陛下禦侮猶之

吏部之職主於甄別吏治以爲陛下安民其責均也若有行私黜陟非宜均爲失職臣不暇瑣屑請言其大者如薊鎮總兵楊四畏近該御史詹事講參論甚言其怯且薦總兵戚繼光爲可用已經該部題覆矣然其事依違特甚臣謂戚繼光經調未久不宜遽別之北固也但其威名素著浙中今彼省正當兵燹之後尚資彈壓之策而浙江總兵胡守仁又以本鄉勢輒掣肘獨不可互調而令其地方各得兩才皆宜哉且廣東逼浙江近甚兩一邊境有事至不得已而用

兵一時乏人呼召易至今學顏慮不及此此其可議一也李成梁慶立邊功不宜輕奪伯爵固也其子李如楨勇略頗著用之薊鎮以爲副總兵猶爲未失至如李如松韜略無聞功次未見藉父恩庇併功歷授特賢子耳聞在京營不吝金帛交結中外即學顏亦以乾兒視之今乃使之鎮守山西何能堪乎是特假之封殖以糜爛地方耳况父已握重兵於遼東而子又握重兵於山西事權太重已非所宜且山西貢市事體與遼左不同萬一撫馭失宜致啓邊釁學顏雖

有百口焉能贖乎此其可議又一也原任山西總兵王國勳馭軍不嚴釀成寧武之變方奉旨示罰今因李如松欲得此缺乃將國勳倰敘用爲坐府都督功罪倒置將使九邊之臣何所勸焉至於叅遊多不得人　臣聞原任總兵麻錦之子麻栖兩眼巳盲視不出數十步外亦得頂名冐功任爲薊鎮右營遊擊此可以爲知人乎以故各邊將臣孱弱者多驍勇者少鑚刺者多忠實者少頃者賊虜叩關未見一士超距先登繫單于頸致之闕下豈非學顏之罪哉此其可議

又一也臣非吹毛以求大臣疵過凡此數事中外共知陛下試舉以詰學顏學顏將何以解乎故臣謂[illegible][illegible]之難恐至誤國者此也然其才有可用若遽論罷委為可惜臣見近日東西二虜糾合跳梁陛下欲得邊臣制其死命不勝拊髀之思臣日夜籌畫思得一當可補毫髮則莫若於在廷大臣及各邊總督軍門之中擇其資望最深才猷素著忠誠可托者入為本兵而遣學顏解去部事以代之則使負過之臣得以少安而有用之才不至擯棄邊陲得人兵政更

新是亦　陛下今日舉措之大機也　臣　聞學顏先在
遼東曾有奇功王杲授首土蠻掃穴獻俘闕廷祭告
太廟庶幾除兇有光千古今若再命經畧三邊必能
盡力以稱任使　臣　謂賊虜雖悍不足慮也　臣　非私意
言非無稽　臣　聞祖宗朝如先臣王驥實以本兵督視
陝西諸邊至於楊榮尤以閣臣經畧甘肅卒今軍威
大振叛夷款降載之史冊實可師法　臣　以爲學顏者
今日宜倣前事責之邊寄毋戀本兵以滋人議可也
至於南京兵部尚書劉堯誨此一臣者　陛下以爲

侗如人哉乃故大學士張居正之姻戚也臣聞堯諭初官南省極有訾議先經考察調降當時莫不以銓衡爲至公後因居正又得起用擢爲順天府丞不期年巡撫福建敢恣無狀已被言官論列疏入居正大怒不行該部之咨覆本官之自陳而以爲出於怨謗之口也故回籍未幾而起用江西之命下矣起用江西未幾而總督兩廣之命下矣臣聞居正當日在事賄賂公行其在督臣饋遺尤厚故人稱兩廣等處以爲三窟乃權相外庫此非其素所心腹手足之人豈

畀之哉故堯詢至兩廣亂兵肆掠於嶺表彼弗問也猺寇復熾於故巢彼弗問也惟廣納武臣之餽多科民間之稅總兵黃甲進見以千兩爲例叅遊而下陳瑀等進見則以三百兩爲例其他商稅册稅與夫皮張罷贖及一切供應之需動以千萬計豈悉佐軍實盡充官費可登之公牘者哉大約在地方用者十之二三而入私囊與餽要津者則十之七八矣及其谿壑既滿衰老已見居正恐其弗堪乃以留都掌院之職處之臣在江南去留都甚近聞其臥病經月不出

視事諸屬覦之以爲贄疵且其心術又多可議見御史郭惟賢疏爲建言諸臣則曰馮太山猶在吾爲爾膽落也至於屬官丘浙餽問不至則屬臺臣詿以下考尚恣螫毒焉人皆以克誨趨附權門與姦臣王篆同而貪汙過之在廷之臣衆口同辭第以聖政方崇寬厚姑置勿論俟其自陳令乃承乏之再叨兵部負乘已極尚爾貪戀罔識止足不知南都乃根本重地兵部實機務所關營兵新設法令未明役占難除脫巾易起種種事體措處俱難雖經先任諸臣立有成

規畫一可守然以篤篤不飾龍鍾日暮之人當之安
能盡心乃事以肩重任臣謂此一臣者亟宜罷斥以
快公論者也臣拜官已久靡有涓埃之効惟恐發言
無當罔裨採擇終繁議論罕有成功今採之輿論審
之良知自謂不可欺可見施行故不避狂愚敬以二
臣可議可去之狀干瀆天聽伏乞陛下斷自宸衷
必賜處分兵政幸甚邊疆幸甚臣又見邇來大臣去
位頗多遺下員缺常遷未補議者輒以乏才爲憂臣
竊謂不然夫才未嘗乏也陛下欲用邊才即有邊才

欲任老成即有老成俱在司柄者公之耳公生明也
邇者言官會薦諸臣雖漸推用然遺棄尚多以臣所
見如原任陝西總督部光先原任浙江巡撫李世達
原任福建巡撫耿定向原任保定巡撫孫丕揚原任
貴州巡撫曾同亨原任南京太常寺卿屠羲英原任
太常寺少卿何源原任廣東參議詹仰庇此數臣者
皆才品卓犖已經言官會薦遇有員缺即宜酌量推
補豈可使庸邪漏網致妨賢路人望久佚莫由自効
哉臣聞見如此故又復獻芻蕘以備睿覽至於總兵

戚繼光或當與胡守仁調用李如松或罷其鎮守山西之任以副將原職調遼東用王國勳或從別用麻栢或革任回籍亦乞勑下兵部虛心酌議題覆務在將帥得人緩急有備實宗社無疆之休也

邪佞遺姦汙衊臺諫乞賜究處以快羣情疏

張文燿浙江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二年正月

臣竊惟朝廷以耳目之任寄之臺諫諸臣所以使之糾正官邪匡持國是故必識見風裁琅琅凜凜如古埋輪折檻諸賢斯足以稱班行而副任使也其或緘默苟容旅進旅退於天下國家大事坐視旁觀漫無可否蓋已不免竊祿素餐之羞矣乃其甚者則又巧尋嫌釁曲附要津借諫草為私書視權門為捷徑及其干公論拂人心海內之士方切齒唾罵犬彘其人

而彼猶揚揚得志恬不知耻此其得罪名教尤重非
堯舜之世所不容而春秋之法所必誅者歟恭惟我
皇上御極以來加意郅隆區别忠佞頃者廉察在廷
羣臣凡一切脂韋淟涊猿攀狐媚之流驅除屏竄殆
盡四方直言敢諫之士或拔之卑冗或起之廢逐又
已彬彬乎滿朝堂而空巖穴矣此不謂聖明極盛之
際乎 臣不意身逢盛世籍列清班猶有漏網邪人罪
惡未暴法典未彰冒竊衣裳亟涎起用如原任吏科
都給事中陞太常寺少卿今聽調養病陳三謨原任

湖廣道監察御史今養病曾士楚二臣者也夫二臣奮身科甲厠跡省臺其遭遇不可謂不隆其委任不可謂不重矣忍其心則知有爵祿而不知有綱常知有權門而不知有上陛下知媚竈乞墦為得志而不知敗名喪節為可羞且如故相張居正奪情起復一事豈央童子知其非矣時有嗾科道官為公本保留者彼時諸臣會議朝房終日不决蓋以此疏一上則人臣不終喪非獨大臣之罪也亦言官之罪也言官所職謂何而故甘為罪人以媚權要耶犯清議而蒙

萬世不避之名爲諸臣者誠懼之矣彼三臣者不爲觸邪之神羊亦必可甘爲伏雛之吠犬乎不爲朝陽之鳴鳳亦已可甘爲依人之飛鳥乎顧乃不議於公朝不謀於朋友隻名具疏違衆保留嗟嗟彼豈病狂耶欲去君臣父子之倫而甘心爲異類耶何顛倒謬戾其至此也及疏上不幾時而三讀者轉太常少卿矣其甚者巡按蘇松常鎮矣一人首事羣邪效尤莫不謂名節可渝而富貴不可失朝廷可欺而權貴不可忤既而臺省中如李邈李宗魯于鯨于應昌賀一

桂陳世實顧爾行輩相率爲姦蕩踰簠簋以鑽求爲便捷視節義爲贅疣致使同儕有識之人含羞抱憾發爲憤懣不平之語曰如此衙門不如燒却盡因此輩趨炎逐臭大玷班聯憾不假祖龍之焰而一雪蘭臺青瑣之汙耳臣又聞士楚廣東人也方其養病還家鄉人呼其名曰曾一本夫曾一本者昔年聚衆倡亂寇掠廣東蓋大盜之渠魁也今曾與曾同姓而保留故相一本又與其名同卽其敢倡邪論不顧是非致使士氣爲㕘彝倫掃地其視首禍之亂臣賊子何

異哉此語傳之江南兩浙蓋三謨鄉士也彼中士人亦爲之語曰曾一本陳三謨非的對乎夫二臣者立朝則見鄙於廷議居家則不恥於鄉評雖投之四夷以禦魑魅恐不足以洩公憤而快人心也今猶濫跡士林靦顏名器出入有司凌轢鄉黨頃歲浙江召變實因三謨倚勢迫脅焚劫地方貽禍最慘而士楚者市井無賴淫縱自恣聞昔年父子宿娼聚麀之穢談者掩口是尚可漏網於天王聖明之法哉乃又大言不慚覬覦起用猶欲使鳳闕再辱鴟行重滓臣竊爲

二臣慽之夫二臣何足憾借建白之名以悅權貴而
欺君罔上假公濟私爲可憾也使一時臺省不肖之
臣視義如讎趨利若水大壞士習人謂臺省諸臣俱
屬權臣鷹犬婾婀巽愞之狀貽天下笑而不免薰蕕
共器玉石俱焚爲可憾也冰山一泮倚仗爲空城社
既傾狐鼠隨滅近者我　皇上摘發羣姦業已無噍
類矣而三臣者首倡保留之議實爲羣姦立赤幟者
猶得晏然無事已乎臣愚以爲及今褫奪冠裳重加
法典較之曩時所處黨比諸臣亦已後矣伏乞　陛

下乾斷將陳三謨曾士楚丞賜罷斥仍從重究處并乞勅下吏部移文二臣原籍地方毋得假借養病名色黄緣起用以玷官常以汙聖世則公論快而臺省立清險人屏而忠良並進其禆益治道激勵士風爲效豈淺渺哉

特留耆德顯斥姦邪以彰國是以快人心疏

李一陽 南京浙江道御史

萬曆十二年三月

臣惟朝廷用舍關世道升降之機國家黜陟迺人心激勸之典故耆德不可不用也不用則無以收人望而開衆正之路姦邪不可不斥也不斥則無以清仕路而塞羣枉之門是二者其有係於國是人心非眇小也恭惟 皇上英明天縱聖政日新往者除惡袪姦疾如脫距錄遺起廢彙若拔茅一時海內熙熙共睹清平之盛矣臣復何言顧近接邸報先該御史張

效爟王力議谷進論陳宗讓曾士楚汲朱璉俱奉旨
爲民臣竊謂聖明之世果無遺姦足爲人心一大快
繼而思三臣雖蒙顯斥而猶有如三臣未盡斥者則
臣實有餘憤矣及見南京工部尚書劉一儒陳疾乞
休臣又不覺擊節嘆服謂賢如一儒楚人也自通仕
籍敭歷中外二十餘年諸潔行峻履多士夫之可
未暇縷舉第其處故相一事最爲人情所甚難夫一
儒與故相蓋兒女戚非疎遠者彼常不欲一隋其黨
高蹈遠引之風歷歷可據如初入銓部則退要津而

辭文選繼轉京堂則甘投閑而告改南及見張氏驕驕向盛已萌專權怙寵之漸則抗疏引疾退然家居無復仕進志矣臣竊比原任吏部左侍郎今爲民王篆與一儒同楚人亦同故相覩篆黨於故相趨炎附勢納賄行私卒乃播弄威權盜竊名器擄諸不法狀蓋更僕未易數以一儒較彼其賢不肖奚啻天淵隔哉夫一儒家食十餘年伏蒙 皇上恩賜起用未幾轉今官又未幾遽有此請是其權門氣燄殆浼焉若浼及已宦路榮名今澹然不縈於心有臣若此蓋淸

詗之者彥也藉令家居猶當不次擢用矧已敘在六卿之列又安可聽其求退爲也臣願 皇上特旨勉留以崇耆德以獎恬退之風庶於輿情允愜矣通臣與人心所共憤者猶有二人焉查得原任南京光祿寺少卿今聽降調丁憂王蔚原任南京光祿寺少卿今聽降調傳作舟之二臣者皆故相之腹心黨惡也蔚與作舟俱先任南京戶科給事中二人陰賊險狠姦狡貪殘自謂爲故相東南之半臂以故鼓燄張威此倡彼和有附故相者則引之有異故相者則擠之

如雝蹈黃金色則傳作舟論劾而王蔚枉勘如保留張居正則王蔚首疏而傳作舟陰謀如考黜趙世卿則傳作舟王蔚交搆而把持他如勢脇各曹招權竊獄威傾百職囑託恣貪賍私狼籍各以數萬計此其罪誠不減於陳三謨曾士楚朱璉等輩已也先該御史方萬山具以貪邪事劾奏奉旨僅以原官降一級調用　臣固知　皇上宥過之洪恩而實未盡二臣之罪今陳三謨業已追論爲民而王蔚傳作舟迺罪浮於諸人者猶得在降調之列不惟巨姦漏網無以服

陳三謨等之心竊恐乳虎養翼死灰復燃其爲縉紳之毒不可勝言　臣謂二人者當與陳三謨等一體爲民者也夫大臣去留取自上裁　臣何容喙但劉一儒夙負時望矧南京六卿員缺科臣方在請補而一儒適有陳乞之疏傅作舟王蔚雖經降調處之未盡其辜且　臣在南都日聞士人切齒唾罵謂此二人者迺明旨所謂姦邪亂政欺君罔上者也此　臣所以不能已於言也伏乞勑下吏部查果　臣言不謬將劉一儒特爲勉留仍行彼省巡按催促赴任將王蔚傅作舟

再加重究一體爲民庶公道昭而勸懲備其於聖政

大有光矣

邪臣附勢獻諛乞賜究處以正法紀疏

劉一相 南京吏科給事中 萬曆十二年四月

臣聞淫朋比德盛世所不容媚竈乞墦名教所不齒清議至重憲典甚嚴即鄉黨自好者惕之矣何文學侍從之臣顧有冐焉為之恬不知畏如見任禮部左侍郎兼侍讀學士高啓愚者謹按啓愚委以卑瑣庸流衍能薄劣蚤蒙 世宗肅皇帝拔為進士繼入翰林洊登華要亦既被隆寵矣仍於往歲已卯典試應天首以論語舜亦以命禹題試士臣曩為山西縣官

一月此題即知其爲媚悅故相張居正而發臣切齒
恨之第時無言責姑蓄胸中耳今臣仰荷簡在承
乏之南垣而啓愚方徼冒逾涯靦顏卿式尚未有顯斥
其姦者臣誠不能與此輩共處淸朝請發渠心事以
告陛下而伏聽電决焉先是七年五月內遇故相
居正之誕辰維時姦臣王篆習知居正猒稱伊周乃
繪舜禹禪受圖以壽居正因留飲盡驩纔罷已遂傳
播京師而啓愚偵知也遽擬題舜亦以命禹試三吳
士當其棘圍未扃三吳士業已讙譁知出此題無疑

也既果乃爾啓愚之心即王篆之心耳夫王篆乃穿窬妾婦之徒其與居正憑里姻之舊爲繞樹之蘿黨惡獻諛恐心負王罪仍不容誅矣啓愚以中秘詞臣曾不能樹羔羊之節壯砥柱之操乃垂涎九列睥睨三公謂居正可媚而結通顯可弋而獲也輒効尤王篆駕言舜禹禪受復見今日以歆蠱夫居正　陛下試問啓愚之意指果何居耶如欲　陛下爲舜也則胡不以無怠無荒之說進而欲　陛下效舜之禪位亦以禹望居正耶則胡不以不矜不伐之說規而欲

居正為受禪之禹其謂道統之傳與則　陛下一中允執誠大舜矣居正何人而可承危微精一之訓抑謂先皇為舜而　陛下為禹乎則世及之祚枚卜何煩少海前星久矣神人共戴也又安事乎陽城之避且　陛下御極在先皇升遐之後非若舜倦勤而禹總朕師得諸面命也歲當巳卯　陛下統膺寶曆已越七年矣稽之時數漫不相符質之輿情僉云諂附夫諂附猶可言也至於知有居正而不知有　陛下使居正為受禪之禹誠不知將置　陛下於何地焉

天以先聖之微言而爲啓愚迎合之具以賁興之盛典而爲啓愚巧宦之媒以　陛下之神器　聖祖神宗之正統而令啓愚之衮熈託禪受以媚權臣臣不圖館閣之間乃有若人　聖明之朝乃有若事將使天下後世謂何也蓋昔者楊雄摛藻篇章非不稱儒矣及其劇秦美新一獻大節絡貽貝戚於投閣而見麾於宮墻此自蜀人故實而啓愚稔聞者何蹈其覆轍耶況啓愚妙齡登第孰與雄之拓落濫竽紫禁孰與雄之守玄寵荷三朝洊登卿輔孰與雄之久淹下寮

猶然寂寞哉今若此罪又浮於雄矣 臣 固謂濟居正之惡者王篆也濟王篆之惡煽居正之勢者高啓愚也擬之以媚竈乞墦則可恥律之以淫朋比德則當誅夫臣非有纖介之怨於啓愚也亦非務搏擊而不欲以長厚自居也又非不知啓愚之詞足文姦而討能閃爍自解也 臣 念有乾坤斯有上下有上下斯有君臣啓愚阿諛權臣幾於無君矣彈劾官邪 臣 職所宜盡言報主 臣 心所安此而不言是使楊雄脫災於天祿而聖朝之法紀猶弛而未張也 臣 愚所不敢矣

臣是以據見徵聞直指啓愚朋姦負國之狀爲 陛下陳之而不討乎其他誠願 陛下察臣言之不誣將啓愚恭黨數以爲臣不忠之大罪盡法處治於以昭乾斷而明典刑後雖有同惡相濟之小人亦將褫魄寒心顧忌而莫敢發矣其於世道綱常豈小補哉

邪臣靦顏固位乞罷免以風廷僚疏

伍可受 南京禮科給事中 萬曆十二年七月

臣近見邸報該大學士許國以被言求去不聞引咎更恣強辯驕很異常道路駭愕臣行能無當待罪留垣寧敢頓摘大臣輙忘鬩牙之戒顧思政本之地處以匪人其究不至盡排善類傾亂朝政不已也臣敢自愛一身不以披瀝君父之前乎臣竊惟閣臣位百僚之上陛下所與共理而臣民所由具瞻者也故思邪必辨容納必廣明去就而慎言動斯能肩鉅任

臻上理永有譽於天下後世云爾固未有庇邪害正
朝語暮更覥顏貪冒恣情剛愎如許國之爲也且國
者 陛下以爲何如人哉媚權姦以取容多嗜欲而
任氣游歷清華備蒙眷寵感恩圖報非其努力消埃
之日乎而何國之不然也方高啓愚被劾而丁此呂
被參是非固自明廷議未横輿也國乃不勝憤憤左
袒啓愚倡爲黨比之釁詆毀趙用賢等之氣節而曰
號召王士性等之糾正而曰挾制以致盈廷聚訟幾
於激成漢宋之禍則國之爲也忠邪弗辨一至此極

人心素所屬意於國者何如而一旦舉生平盡棄之亦可悲矣然猶謂其國是既明放言勇退必不姑為此說以欺世取寵為也遷延不決以致論劾即席藁引咎力請骸骨不已晚乎乃又蔓引憲綱二款大肆恐嚇以箝天下之口既欲甘心御史陳性學又欲阻塞來者夫國自入任來迄今二十年所亦習聞國家之掌故矣自居正不公不法而以此恐嚇遂謂人言可杜相位可久據乎古稱君子絕交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國固侔侔若爾謂為清世殿閣大臣

將不爲同朝玷乎試即國之意詳之而其詞益遁矣夫國之被言皆近日疏語至其頭搖齒落之狀皆廷臣所共覩見難謂非其實矣然指陳君側之匪人欲其引身而退關係國體寧豈細故而謂事機可不密何也先年御史王宗茂劾權相嚴嵩疏在文華殿停留五日方上則機之先露故也至張居正時則往往屬買通政司人役抄疏先報被言者㮣將辨疏構就又屬馮保徐爵等先爲之地故於其將正言讜論多不能自致于君父之前性學之意亦未必不慮及此

向非　皇上洞鑒寧能薄示其罰已耶至於大臣不職應否再劾則往事可考鏡矣近如高拱潘晟起用居正不下父憂言者多至二三十疏少亦不下十餘疏未聞敢援國所稱引以杜言者之口是國之惡又浮於三臣之上矣如國之意則謂大臣不職一經論劾不去便可肆然恣睢結舌而莫可誰何歟其弊將使姦邪藉口貽害罔極而國不之慮焉用彼相爲也

臣獨慨乎先朝劉吉王鋐二臣節經論劾都人有綿花耐彈面帶千層皮之號何其當時獨不見出於此

職臣又讀會典一欵凡兩京大臣方面等官有不職
者俱得劾奏或大班面劾及諸人有不公不法等情
俱當劾奏國謂三疏便爲黨比決裂綱紀則大班面
劾之云不審果何說也臣又查得先年科臣奏杜大
臣撫辨奏 世宗皇帝聖旨是今後大臣被劾只着
省已不許強辨欽此萬曆二年又該吏部覆題奉
聖旨今後大臣被劾只着自陳求退不許撫拾強辨
言官亦不許挾私風聞苛求細故誣人虧枉無伸務
秉公敦大以成清朝蕩平之治欽此國之三疏名爲

乞休寔則百端巧揑既曰羣起交攻又曰居中密圖既曰假手他人又曰肆言無忌國以文章致身亦當自視爲何如人品乃猥作市井無頼之狀明知公論不容一一先自說破貪昬無耻一至於此不知將置明旨於何地乎且性學之祭亦不過成國之志耳國之疏固曰未有調停於邪正之間可以爲治而濫季馴之疏則謂國誓不與此輩同朝今之是非既明國豈尚欲調停二者之間羣趨隊逐江東之等固在列也國之前誓乃頓忘歟不然豈季馴詭辭形諸奏牘

亦冀國之高尚耶夫臺省諸臣職在參劾而國指爲私黨已成不知部臣如汪應蛟張正鵠孰激之而扼腕不平也且汪應蛟江東之等固國之里閈戚屬也而數數鄙薄其人曾不置口則國之素行豈惟不齒同朝即鄉評有定衡矣世豈有不滿鄉評之人而可相天下哉二百年來未有相臣參論言官亦未有恣言威嚇阻言官之再劾二事創見皆自國始其視首相申時行自陳一疏而天下益服其休休之量何趐霄壤者歟似茲傲狠需次而當國事將來專恣不至

寵忠良任姦險紊典章逞臆見盡斲國家培養之士氣不止也其惡寧在居正下哉且國與居正固其素所甘心服役者也國初舉進士本以海嶽爲號傳之縉紳久矣後改頡陽蓋因居正秉政而避泰嶽之稱也夫臣子於君父乃有諱禮而國於此又非有先世先公之當避也顧以諱禮媚居正不倒置邪以名號彰彰在人耳目而國甘心不顧他可知矣其他猥瑣細事臣亦不敢過求以傷雅道但讀其前後諸疏而生平已盡槩見穆穆清朝二三執政方將協恭和衷

以弼成至治而以剛愎自用如國者綵之誠不特爲館閣之涸猶恐其流禍於無窮己人亦有言寧爲玉碎毋爲瓦全爲國之計亦不如乘此而去人猶曰止於忠邪之不審而持論之大偏也止於度量之太挾而寵位之留戀也繼此以往則心志旣亂必舛錯彌多罪積惡盈而欲保全其終難矣則孰與今日勇退之之爲愈也 臣與國纖無釁亦非人能假手以國之辨又豈不知其將毛擧瑕摘以中禍於臣也然區區犬馬之誠不忍坐視患得患失之夫爲國大蠹伏惟

陛下垂察允其罷歸以全大臣之體仍望 明旨申

明撫辨之禁以敦廉耻之風庶人心自是大定而政

本清矣

邪險憲臣掃滅公論乞彰乾斷以快公憤疏

諸壽賢　吏部辦事進士

彭遵古

顧允成　萬曆十四年七月

臣惟朝廷者天下之平也聖天子照臨於上賢公卿百執事評決於下如青天白日毫末洞見雖有深怨積怒無所肎其毀雖有巧心峻舌無所文其辯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臣往者見南直隸提學御史房寰本論右都御史海瑞大奸極詐欺世盜名誣聖自賢損君辱國姍笑戲駡無所不至雖

然辭可文也難掩其實人可欺也難枉其天瑞之口
可掩而天下人之口不可盡掩也當其時朝野聞之
無不切齒抱憤臣等欲請上方之劒久矣未幾而
陛下俯從吏部之覆留瑞供職臣等謂皇上之明
如此寰獨無人心如彼亦必終有悔悟之時猶可少
緩其罪乃寰不知皇上優容之過近又諭瑞如前
臣等見之益不勝駭愕不意人間有不識廉耻二字
如寰者臣等義不甘與寰同朝敢先爲陛下白瑞
與寰人品之槩而後正寰一一欺罔之罪臣等自十

餘歲時即聞海瑞之名以爲當朝偉人萬代瞻仰真有望之如天上人不能及者至稍知學得海瑞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其大有功於宗廟社稷垂之千萬年不磨蓋從萬死一生中樹節於我朝廷者　陛下蓋已諒之亦無俟臣言也以房寰視之曾有萬分之一乎且臣等伏覩　陛下風勵臣工孜孜不倦其於賞廉吏罪貪墨尤三致意焉固天下所翕然向風也今瑞之廉與否寰之貪與否行道之人孰不知之寰起自寒賤初尚矯飾以圖薦剡及稍得志遂貪汙狼籍

私槖巨萬貲甲鄉閭浙人每談及者無不掩鼻視若臭穢今其田宅貲產之侈與月旦鄉評之醜皆萬目所共覩也自非兼併營私欺 陛下以剝小民何以致此瑞敭歷膴仕食辛茹苦垂白之年終不使廩有餘粟以負 陛下爲寶者一聞其風宜毛髮竦然愧死無地矣乃欲辨明而反噬之邪且人固有食穢自肥而幸於人之不我攻者矣未有就已之貪而不畏人攻反欲攻人之廉且昌言於君父之前而無忌者此而無罰瑞恐 陛下賞廉罰貪之意

布之十數年而方信於天下者以寰之一疏敗之而有餘也且天下人爲寰甚易爲瑞甚難寰身享貪饕之利而反得笑瑞之迂拙此臣等之所痛心也夫皇上念瑞先朝直臣拔之海濱委以留都之風紀使坐鎮雅俗近日章疏如囊剝之說憤世嫉邪雖似太過 陛下猶諒其朴忠容其狂戇不爲浮言所搖此陛下始終愛惜人才培養氣節之大意而天下誦之史策書之以爲古今盛德事者也且 陛下臨御以來自閣臣以至臺諫以正直老成而起用者非一人

矣而天下屈指則瑞居一焉瑞之列於正人久矣初瑞巡撫南畿時所至如烈日秋霜搏擊豪強則權勢斂迹禁絕侵漁則民困立蘇興水利議條鞭一切善政至今黃童白叟皆雅道之近日起自海濱無不曰海都堂又起轉相告語喜見眉睫褰言閭閻騷然幾成大變何其敢於面欺也近在留都禁絕餽送裁革奢侈躬先節儉以示百僚振風肅紀遠近望之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卽使寡才而其英風勁氣振江南靡靡之士風而濯之以清冷之水者其功安可誣也

寰獨心傷　陛下之明排海内之議關天下正人之口而奪之氣乎昔司馬光言小人欲傾君子其禦之之術有三曰好名曰好勝曰彰君過而已今觀寰之詆瑞千有餘言大槩不出此三術之外其曰大奸極詐欺世盜名非所謂禦之以好名者乎其曰侮聖自賢舉世皆濁已獨清非所謂禦之以好勝者乎其曰販奪主威損辱國體非所謂禦之以彰君過者乎　臣請得一一正其欺罔之罪寰之詆瑞也曰鄉愿曰穿窬曰鄙夫　陛下試察瑞之爲人果同流合汙闇然

媚世之鄉愿乎果色厲內荏惟畏人知之穿窬乎果
患得患失吮癰舐痔之鄙夫乎此其情實相及有是
非之心者皆能辨之而寘顛倒是非巧飾奸言以惑
陛下夫瑞若可以爲鄉原爲穿窬爲鄙夫則雖指鹿
爲馬亦何不可之有此爲欺罔罪一自古正人君子
憂治世危明主有爲其君痛哭流涕者矣有譏其君
不及齊文宣者矣後世不議其臣之過而嘉其忠且
以爲君之能容也而誦其美非獨此也周公之戒成
王也而惟恐其有商王之迷益之戒舜也而惟恐其

有丹朱之傲古聖賢之私憂過計類如此今瑞之疏曰一介寒生且以聖人自許聖上所居何位可曰中人耶夫不欲　陛下爲中人而欲　陛下爲聖人此正堯舜其君之心也寛反指摘而誹之至曰貶英君爲中主不知與瑞之所言類乎此爲欺罔罪二夫以瑞之狂而　陛下能容之君仁則臣直此天下臣民所以歸美於　陛下也寛之言曰將使百姓怨我
皇上之失政寛之意將謂　陛下果有失政因瑞昭揭之而民始生怨耶抑謂　陛下果無失政因瑞之

言而民妄生怨耶此則防川之說其漸不可長者昔汲黯爲諫議寢淮南之謀蘇武爲屬國係匈奴之頸瑞三朝直臣四夷共仰今之用憲臺而反以中國爲無人必逐去直言盡取庸碌如寢者以充位然後爲有人耶夫直言敢諫謂之貶奪主威憂治危明謂之損辱國體此與秦之以忠諫爲誹謗妖言者何異信如寢之意世之甘言諛詞順指氣使者乃所以尊主威鋪張太平倡爲豐亨豫大之說者乃所以崇國體耶此爲欺罔罪三古君子不得已而矯世則往往有

偏重之論故孟子之寬大不如萬章之嚴小此非瑞
一人之言乃先儒故時之言也其非孔孟之受賜者
蓋痛近時之鄙夫托孔孟之說以文其盜賊之身故
有激而言之意曰以吾之不可學聖人之可云爾今
實乃指此孟言爲孔孟之語而目指孔孟爲貪夫又
曰臣不得不爲孔孟而辯瑞其辭豈不强乎如祭其
情則大相矛盾蓋天下固有詞然而意不然者如書
有漂杵之文詩有孑遺之咏此類是也今瑞非受賜
之說其意豈直以孔孟爲貪而孔孟之非貪夫亦豈

待言房寰之辨而始雪乎瑞之意以憤世過激之言破假托聖賢以便身圖者之窩其言雖非孔孟而其情其理則不失爲孔孟之正脉也寰之意明知此言非爲詬孔孟而發而佯爲不解其意又反從而形容之曰以孔孟爲貪夫其意欲闢瑞而無其端得此一言而執之以爲辭蓋以己敵瑞己不勝瑞以孔孟敵瑞瑞將棋白矣此之謂假公而濟私言若衛孔孟而其情其理則孔孟之罪人也不然寰敎諸生以學孔孟其可學者多矣何必先學其受賜乎天下之學術

早汗苟且悖孔孟者亦多矣何必先闢其不受賜乎
今爲瑞者不幸而以非受賜之一言遂擲之於吾道
之外爲寰者幸而得闢孔孟貪夫之隙爲城狐社鼠
於吾道之中是孔孟乃爲寰報讎之人孔孟猶較受
賜之一言乃爲寰肆譏之具舉天下之人心莫不爲
之扼腕不平憤其強辭奪理而寰猶揚揚然自任於
皇上之前曰瑞攘臂疾呼而攻孔孟臣爲孔孟而讎
瑞彼謂天下之耳目果可以空言欺也其爲欺罔罪
四寰謂瑞不仁不知無禮無義臣等謂瑞巡撫應天

江南數百萬生靈戴之如親父母可謂至仁當世廟時一疏格君心定國是挽回一代氣運爲萬世人臣忠君者之法可謂大義去就進退一惟君命是共可謂知禮愛君愛國一念皎如白日不以毀譽生死眩其心可謂大智惟僻愛小民則仁之過嫉惡太嚴則義之過如寰之横逆又何足難尚與之較量是非則禮之過雖有辨疏曾不足以發寰萬一之奸則機智變械誠不如寰 臣等方謂瑞認仁義禮智而過不謂其猶有所未足也雖謂欺罔罪五令惑君[illegible]見[illegible]長

者則語言恭謹不敢稍涉於恢諧何者敬之也況天
威咫尺臣子承足踧踖不遑此豈狎侮之地而實矜
誇張放備諸詭狀如所謂開闢以來求第四聖人者
如所謂瑞之疏想是閉門讀程策而有得者取臣下
居常賓主酒席戲笑之言著之章奏殊爲不恭之甚
自古臣子對其君父曾有出一戲言玩侮朝廷如此
者乎此爲欺罔罪六國家持公論者惟科道而實乃
得倖進先據其穴固自謂我可言人人不得而言我
矣然爲朝廷主張公道者尚有輔臣有吏部有都察

院諸大臣在也今寰乃敢於 陛下之前反言聽吏部都察院之指摘何寰之理曲而氣更壯也夫寰誠巧而合俗瑞誠拙而忤世然天理常存人心不死堂堂天朝君子滿庭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聖賢有名教史冊有公論天地神明昭布森列彼豈視部院大臣皆譽阿而毀郎署者耶盡彼且不難於欺 陛下又何有於諸臣其爲欺朝廷無人罪七臣觀寰所指證瑞罪不過自器皿易袍故靴易帶起官不辭而已此皆猥瑣之談不足置辯就如寰所論不近人情亦不

失爲賢者之過也夫以寘之詆瑞吹毛索瘢宜無不至而所摭者不過如此臣以爲適足以明瑞之無他瑕玷而寘之陰險窺覘亦無所用其伎也　臣再觀寘本惟闢嚴刑用言官並須類乎公然皆拾他人唾餘而曲終奏雅求解免於公論正聖旨所謂屢經建白摭拾餘言者也何難察哉夫寘之本情在於妬賢嫉能危一瑞足以自安勝一瑞足以自豪而乃造毀君辱國之謗欲以激皇上之怒稱蘇秦蔡澤之事欲以甚閣臣之猜援孔孟爲羽翼令學士箝口而不敢

言借輿論爲粉飾令縉紳同聲而不敢斥如鼓爐以燎毛累棋而必墜此劾章中之大奸俠也不意青天白日之下有魑魅魍魎如寰者出於其間也夫天下無兩是之理瑞正則寰邪寰正則瑞邪非罷瑞以謝寰則罷寰以謝瑞　陛下既諒瑞之孤忠必燭寰之欺罔據寰疏中謂生儒有如瑞者必將加之朴責褫其章縫令不齒於學校矣夫　陛下方重瑞借其人以風天下而寰乃欲逆銷天下之節氣抑慷慨之士如瑞者令無容足之地是　陛下之所褒乃寰之所

必斥也士君子之所師房寰之所必擯也以如此妬
賢醜正發恣無恥之人而晏然居師表之位驅天下
士風而入於欺罔諂詐之俗 臣等有裂冠毀冕而去
之必不與之並立於朝也 臣等新進小生發天下之
淸議雖寰有奸如山不可動撓然公論旣明人心旣
快寰雖頑鈍無恥亦何面目一日復立於東南諸士
之上乎 臣等何讎於寰何私於瑞但天下之公論鬱
而不宣一海瑞尙不足惜正人有如海瑞者相繼而
指爲邪則君子之道日消矣一房寰尙不足畏邪人

有如房寰者相繼而妨賢能則小人之道日長矣姤
復否泰之機於是乎在不可不爲之深慮也古有太
學生擊鼓上書者臣等受國恩不敢在太學生之後
且瑞在先朝輕一身之死生以報國而臣等輙重區
區之進退不爲瑞明之是無人心者也故不避煩瑣
冐瀆天聽伏乞陛下以臣章下之大庭詢之廣衆
如果臣言不謬乞將寰去之不疑將瑞任之勿二使
天下曉然知上意之所在則君子之道日長小人之
道日消三代直道復見於今而朝廷永享平明之治矣

糾劾貪肆梟臣以明公道疏

徐常吉南京户科給事中 萬曆十六年九月

臣接邸報該吏科都給事中張鼎思論劾方面官員丘浙等蒙 皇上特爲賜允將諸臣處分惟房楠房寰獨得留用夫房楠年力雖衰官箴未敗 皇上留之可也若房寰者亦得留用此 臣之所未解也 臣備員南都南中之事人所切齒無過於房寰 臣請得爲皇上陳之房寰者今江西副使也始任歙縣即有貪聲續補漳浦不聞改轍既夤緣以入臺端遂侵尋而

督學政尤宜振肅風教以端士習胡乃豁壑之欲未厭徑竇之路潛通其子永房應斗遍遊吳中其親翁嚴範夫通關節賄濫滔天名教掃地以致士子有阿房宮賦之擬庶民有此房出賣之標其同年沈思孝劾之曰醜顏師儒之任大開賄賂之門此豈妄語哉臣以爲若寰者幸生累代寬仁之後得逃鼎鑊使在國初當以大貪汙戮矣海瑞者　肅皇朝之直臣也以
肅皇之明聖尚且容之房寰何人乃肆爲詬詈盡闔房寰放縱其子恐瑞之論劾故先發以制之也其形

之章疏無非褻嫚之語嘲詼之言此閭閻細民所不屑道而乃以之陳於　君父之前臣以爲若寰者幸生我　明忠厚之朝得免斧鉞使在漢代當以大不敬誅矣其時進士顧允成等目擊其疏心憤其奸遂上疏論列其事　皇上怒其出位言事爲之放囘原籍　皇上盖謂其言之非職而未嘗謂其言之非是也及寰之事體敗露穢迹昭彰三吳之口騰若沸鼎寰亦無如之何乃上疏以暴其事　皇上爲之允其奏將徐熙載嚴鉇褫去衣冠臣知　皇上之心盖欲

其法之行而未嘗不疑衷之爲人也乃人爲衷解者則曰是事也乃衷不知也臣以爲房衷而誠不知則所通關節必無徵驗既無徵驗則通賄之人雖爲至黠安能無故而受人之金也行賄之人雖爲至愚安肯無故而與人之金也　知其無是理也臣聞強暴不侵貞節之女貪穢不干烈行之夫使房衷而一毫關節不與人通則其行賄者不禁自止何至三年之久而猶有徐熙戴等也其通賄者亦不禁自止何至三年之久而猶有嚴範等也臣又知其無是理也臣

請得總房寰而論之其處海瑞之欲論其子也則先
發以制之疑顧憲成之爲其弟也則捏書以誣之懼
其贓私之盡敗也則劾其親戚以掩之是何其機械
之巧也二舉人退矣三進士錮矣是何其辛螫之毒
也顧允成等論之而不去沈思孝論之而不去張鼎
思論之而又不去是何其根株之固也臣聞君子小
人自相爲伍房寰之所論者非批鱗直節之臣則鋭
志力學之士也其論寰者非批鱗直節之臣即鋭志
力學之士也即房寰亦知己如是則寰雖不貪尚不

容於堯舜之世而况加之以貪乎今在廷諸臣方攻
當道之豺狼而臣乃欲問城社之狐鼠臣獨何心實
以房寰貪肆無忌積有歲年今既經論劾而又得獨
留公道不明官常不正莫此爲甚是以不得不爲
皇上言之然臣之所論皆其形之章奏著之耳目人
人所共知人人所共憤者若其暮夜之受白晝之攫
臣猶未暇悉數之也　皇上倘不以臣言爲謬乞
勅吏部將房寰罷斥以舒衆心之積憤臣不勝惶恐
之至

乞屏邪臣以清朝政疏

王麟趾 南京浙江道御史

萬曆十七年八月

臣惟我朝設立九卿以佐理萬機復設科道以糾察姦邪其不公不法事情且許諸人陳言蓋所以杜欺罔之萌昭清平之治也惟夫大臣之權日盛而言官之責日輕於是植黨營私者多而直言盡忠者詘矣時勢至此誠恐大潰而不可救 臣又安敢避嫌隱忍而負朝廷任使之意哉竊照右都御史耿定向論御史王藩臣也意在憐才而併及於臺綱者也蒙旨下

部科臣言者接踵矣左都御史吳時來獨違衆立論越俎參覆豈藩臣爲大姦巨惡一總憲劾之不足而猶待一總憲輔之耶蓋藩臣被論不過以投揭之遲查投揭大明會典無文諸臣意起之耳況北臺近王疏入即聞故次日投揭縱人知之亦難爲力若南臺則異是矣道理之遠差人半月始達兼以風雨疾病不時躭延尤久一被人知豈直言之不行且有從而媒孽之者如御史孫鳴治論劾守備徐邦瑞也諸議於堂有聽事官早洩其機邦瑞賄緣而得免御史陳

揚善劾堂事劉以煥也投揭於堂尚書陞光祖知之遂託人轉留及其不獲竟挾讎而反噬此皆往事之可鑒者故邇來呈堂有延及一六月者誠屬遲緩蓋亦相沿之例非自藩臣始也時來不察其所以反尊堂官爲鬼神甲御史爲承吏又創爲科在上道在下之論而不投堂有不榮止辱之別忿氣厲詞勢若攘臂是誠何心乎且巡撫陳有言之閑羅定向不能掩其失而時來猶力贊其美夫江西不足則商自不往如其有餘何不推以與其濟信如從井耘田之証則明旨

爲非而近日諸臣建議不必於通商惓惓也此蓋徒知偏護寮友私庇鄉曲而不覺其悖謬之甚矣今其疏見在　皇上試下九卿科道參詳是耶非耶果斷斷於己抑受意於人者耶居然見矣進士薛敷教目擊其非抱憤抗論疏上十餘日不下豈聖心疑其獨有當者爲大臣存體故置之耶迺邇大學士許國副都御史詹仰庇彈章相繼而進夫國閣臣也定國是於廟堂仰庇憲臣也表風裁於朝端者也不能植善鋤惡友爾黨同伐異何也豈一爲同官之故而忝江東之

一為同官之故而恭饒伸今也又皆襲故套而恭敷
教矣國固碌碌仰庇則負時名者亦若此他尚何望
哉夫官雖有崇卑而自　皇上視之皆臣子也乃言
出於大臣則為珠玉羣而和之言出於小臣則為糞
土羣而排之開朋黨之端而箝天下之口自此以後
國事未可知矣再照吳時來屢退屢進止為劾嚴嵩
一節然而非其志也時值有琉球之差恐無生還之
日乃求教於故相徐階而階謂不如倣一大事而去
可為後圖故時來從之耳不然嵩之播惡已久而時

來之任諫官亦有年矣何封事與差而俱值乎此其規避之私載在琉球錄可考也及隆慶初年時來果以虛名不次擢用然而貪縱不檢被論外調蓋一敗而不復收矣猶鑽刺再起三年之間即登八座豈古夢卜求賢之時乎何速化如是蒙此寵榮宜思自效反賄賂公行特狗銓曹為人求缺且又一意脂韋蓋自科場之事竭力周旋人且疑其有秉銓之望矣夫陳炌把持言官以媚權臣故掌院最久時來操持不如炌而趨附等之故屢被人言曾不能動此根深蒂

固之明驗歟當糾邪之任而乃躬自爲邪居官言之長而乃阻人之言國家奈何用此人爲哉伏乞勑諭兩京大臣各潔已秉正勿狥情護非而吳時來貪鄙阿附更乞賜罷斥以爲人臣不忠之戒其按臺規應否在三日之內明白申飭以便遵守臣無任隕越待命之至

大臣公肆黨欺疏

薛敷教 刑部辦事進士 萬曆十七年七月

臣身無言責性惡權奸觸目激衷情不容已況止輦原知主德乃防川秖益官邪敢踰束濕之條必抗憑城之勢頃見左都御史吳時來欲申飭南臺憲規其言專爲耿定向而發竊以爲遠臣箝口近臣煽惑摘祖宗之片詞營狐兎之私窟乃旁觀者利其逢巳巧爲申抑其間乃欲立仗稀鳴朝陽寡和創一警百籠爲腹心吁亦彼矣掌院者 陛下之掌院言官者亦

陛下之言官事可風聞聽斯無礙奈何相與排之就使藩臣論列果非定向不宜阻遏節節關白動成掣肘嗣令設有彈劾長官者誰與通之隱機先露則危其身譏議復停則負其志事體當密而不密禍且移之國家時來安得視僚友為重而視 陛下為輕耶往歲事饒伸論及時來附阿拷之詔獄羈之編氓辛苦流離路人酸鼻竊意彼時雖忿過後必懲數月以來不聞閉閣之省而更私擱路之朋向猶為巳鴟張今乃代人狠噬向猶假嚴威而示人以隙今乃懸定

制而附人以謏虐焰方燃漸不可長使憲規果係當
飭何不白於班行錯亂之時土偶臺卿掾曹柱史抑
何詩也海瑞先朝遺直也房寰醜詆猶且包容定向
何人致妨言路爲時來者不惟不能恭駁反爾朋連
無論傀古名臣卽囘想抗論嚴嵩一事有靦面目已
大抵少年勵志多思樹立垂老頹顏輒喪平生見人
覆轍怒髮裂背戀已浮榮脅肩攘臂何則道心難固
勢利易迷習尚使然也甚或藉手他人恣冢功令居
然角勝而思無復顧忌嗚呼害可勝言哉卽如二三

輔臣陽託飲醇之名陰圖登壟之實貌慶曆之和氣而掩其爭齒貞觀之協謀而諱其斷平津曲學金陵險詖邇又故峻諸司共羅庶寀九列之體貌崇而九重之聰明塞矣臣覽古昔未聞豪右凌官閹戍壓帥可與下僚仵長並者亦未聞引裾斷座借劍尚方反謂多言惑聽者邇來習成機套變幻是非尊者劇談卑者潛伺清議付諸罔聞臣以爲此曹不復有人心矣伏乞亟下明詔嚴黨邪之禁開持正之門更易兩都臺長以清肅憲庶遐邇承風當有竦觀傾聽者不

然臣未知所稅駕也踈逖鄙儒僣塵天覽恭俟斧鉞
不知所裁惟　陛下憐而察焉

言官受旨黨護大臣排擠善類乞賜罷斥以快公論以伸士氣疏

吳正志 刑部主事 萬曆十七年十二月

謹按吏科給事中李春開本以狎邪小人鑽刺貲緣得據言路受官之日即疏詆員外趙南星一時人情洶洶有竊笑之者有唾罵之者臣時亦扼腕不平欲一言以折其非第念其以新進之臣妄肆譏評正如犬羊鴟鵂蠢然無知耳故科臣王繼光亦以聞見未眞誤聽人言寬之蓋開以自新之路而杜其鴞張之

端慮堊厚也使春開而稍知人間有羞恥事當杜門匿影掩面斷舌悔過之不暇矣孰意喋喋利口再疏彈射至及戶部郎中姜士昌乎臣姑不暇討其醜顔厚恥之狀舉其最爲世道人心害者夫南星士昌疏中所指不止一二官亦已也大都目擊吏治民生之姤而欲去其尤甚者耳非漫爲無當之說以自托於鳴鳳之列也今春開徒䘏其疏稱言事諸臣槩訾之爲妄言橫議夫吳中行趙用賢之批鱗非怯於吳時來詹仰庇之糾正也諸臣或留滯周南或偃蹇林

墍其氣力又非熖於如炎之總憲也言者何罪稱者何援徒以正士曰就危疑位不能究其才賞不足酬其節舉世所敢怒不敢言者一白其寃抑耳奈何譚及改節之重臣則目之爲傾陷譚及違棄之孤臣則目之爲比周豈威福足以制人者反不樂附而爲當世所厭逐者顧欲藉之以致青雲耶臣不知其解也且朝廷所與共治天下者在一二大臣大臣有所顧忌而不敢欺罔者在二三言官譬如股肱耳目交相爲用而司屬者則所爲手持足行補耳目之不逮者

也今大臣不得其職而諫官不言諫官不言而反岐官守言責爲二途欲禁司屬之言是股肱之寄已折耳目之用已窮而又掣縛其手足令一無所措而後已人身如此幾何不仆國體如此幾何不隳也 臣無論古者懸敢諫之旌立誹謗之木即如我朝有上言大臣德政之律有許諸人直言無隱之條二百年來所家誦而戶曉者今春閧倡疏保留御史陳朮林祖述等同聲和之一時臺諫諸臣業已于上言德政之禁矣而又欲禁司屬之直言無隱夫天下士固可盡

箝其口耶以臣觀之遞年以來言者固不乏人而詆之者不以爲出位即以爲沽名不以爲求勝即以爲報復纔一啓吻輙加之罪譴而又嚴諭堂官各懲所司令可謂至嚴酷矣然而羣工之心未平羣工之議未息也何者天下本無事小人自擾之小人不去言路不開朝廷之上雖欲一日享安靜和平之福不可得已然令之所以去小人者亦非有極重不可反之勢如疽毒之類必至於決裂潰散而後爲快也猶若人身積汗稍自拭濯則夙垢悉除頓還舊觀其勢固

甚輕而其事亦無難也臣又有說焉今之爲小人者亦多矣未有如春開之悍然不顧者也春開之爲小人亦拙矣然煽亂是非從中指使陷春開以千古莫贖之惡者吏科都給事中陳與郊也夫與郊何如人哉方王篆用事時那侗方範顧爾行等投篆門下爲客以推官行取入京尚未朝見 皇上先入篆私宅爲其子改課士類醜之後篆事敗伍先生輩相繼劾處與郊不知以何術得免安然無恙叨掌吏垣且日招權納賄沉甑辛自修張位諸正人之去陰實擠之

舉朝共曉近又思引用權奸朦朧冐薦邢侗等盡與
論切齒久矣故春開一入衙門臭味相合歡若平生
設爲似是之說鼓惑其心志而春開者陰墮其術中
而不自覺挈之東則東挈之西則西欲借其提携師
其巧詐傳其衣鉢立蕞通顯甘心背公植黨而不恤
呼亦可憾矣哉臣立朝無幾憤懑不已故冐昧上奏
伏乞皇上大奮乾斷將李春開陳與郊從重究治
則眞是以明紀綱以肅庶可爲言官黨護大臣者之
戒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貪險科臣大亂朝政乞賜罷斥以清言路疏

王汝訓 光祿寺少卿 萬曆十七年十二月

臣惟邪正不並立崇正斥邪然後國是定賢不肖不並容進賢退不肖然後仕路清使鄭衛與蕭韶混奏雖師曠不能審音使盜跖與齊夷同官雖禹湯不能治天下故舜殛奇窮孔子誅少正卯此二臣者非有罪大惡極以其飾詐服讒足以亂政誤國故聖人亟法之不貸況夫挾詭辨之術恣饕餮之行險詖鬼瑣瀆亂朝政有如吏科都給事中陳與郊者而可一日

使立於朝廷之上乎臣於與郊無一面之交以能文章數問其爲人萬曆六年爲順德推官顧爾行結納王篆爲其子改課羔羊同聲録傳笑海内然此猶少年故態也萬曆十四年爲給事中濫受朝覲官餽遺已畢事入會試場先一日請嚴禁書帕人皆笑之陰受利而陽又收名以欺天下耳目然心猶仕宦故習也工部尚書何起鳴都御史辛自修訐奏滿朝甚不直起鳴與郊從旁力詆自修以致去位吏部員外郎顧憲成抗章併辯亦去而與郊之罪益大不容於公

論然此猶揣摩希合未至專擅自恣也及爲吏科都給事中氣勢益張貪縱益甚臣不能枚舉明惡顯罪爲天下所共知者請孰數之於陛下之前焉日者奉旨非會薦不得私舉示恩與郊故違疏薦原任都御史張九一趣吏部推用貴州巡撫不幾日而論罷是與郊明知其不可用故相推援以欺陛下徒求速濟已私使皇上負不信之名則與郊之罪也原任禮部尚書沈鯉侃侃有古大臣之風與郊素爲所厚求考官不得嗛之陰嗾給事中陳尚象捏詞裝

誣以致不安其位鯉去之日尚象痛自悔恨嘗語人曰吾從此其得罪名教是修睚眦以傾善類使朝廷不得賴正人君子之用則與郊之罪也趙南星王繼光萬自約疏論都御史吳時來等中外稱快與郊不勝私憤迫令給事中李春開橫擊諸所嘗論吳時來者以致春開咋舌引罪痛自切責已而史孟麟吳正志交章論列則又毀孟麟以賣交誣正志為受指憑藉口舌鼓簧衆聽使朝廷不得伸舉錯之公而人情亂於是非之辨則與郊之罪也尚書楊巍嘗語侍郎

趙煥曰陳與郊眞小人不知何故夤緣陞轉及掌吏科今日薦巡撫明日薦兩司每疏一出人皆疑其爲謝重賂而酬私交新進諸臣投欵借貲不愛金幣珍寶結其歡心是舉刺大典而假之以盈谿壑諫垣重地而據之以爲壟斷則與郊之罪也蓋與郊之警敏足以撅徒熒衆與郊之機械足以設詐濟貪與郊之辯博足以變亂黑白與郊之氣力足以呼吸風雨與郊之嬛媚足以巧伺深結以故輔臣信之爲所誤九卿大臣惟其所伺疑虛喝臺省諸臣二三無恥者惟

其所頤指氣使諸所善者倡之保留諸所不快者則佐之攻擊勢焰薰灼傾動中外天下不知有朝廷人心不知有是非臣嘗過其門則見冠蓋填溢筐篚盈途彼自以為得操長短人之柄環視中外莫敢誰何大臣修長厚之名不言臺省惡傷其類不言部臣吳正志纔發其奸言方脫口而投荒徼之外矣頃讀聖諭各衙門官秋心乖氣足干天和然則與郊正所謂挾私害公乖天地之正氣者也臣不勝憤嫉誓為國家除邪伐奸敬疏罪狀昧昧上聞不敢一字欺罔

伏乞　皇上亟將與郊罷斥以快公論以收天下人
心并罷臣以正出位之罪臣寧寘跡歸耕不願與貪
夫拱手而揖衣戟之內也臣再惟科道諸臣近年選
授往往得人然而國家終不收諫行言聽者何哉言
官以言爲職者也今嘿嘿者顯榮譊譊者外補是明
導之不言而禁之言也且言官無所不宜言也直犯
乘輿累荷寬容稍涉當時旋被斥逐是言官不難批
鱗逆　聖主之怒而難於請劒斬佞臣之頭故惟公
足以服天下之心今言者不論是非被言者不論邪

正模稜兩可委曲調停而曰務存大體是將懲夫議論之紛紛而公是之不明政體敗壞決裂而不可收拾也伏乞　皇上特勅吏部以後題覆章奏及推陞科道諸臣從公甄別上請毋惡異喜同毋抑喜奬奸如與郊者使不得挾私賍以亂　聖明又乞特諭六科十三道諸臣以後建白各攄盡効忠毋植黨背公毋竊權行私亦不得如與郊者自躋壟令名而貽天下後世之誚如此則衆正進而朝政淸明國是定而海內安矣

斥冐濫公推用疏

林材 工科給事中 萬曆十七年十二月

臣聞孟軻氏有言國君進賢如不得已故進一人也必與衆共用之退一人也必與衆共退之蓋其慎也我朝設官分職以進退百官屬之吏部至大臣有闕尤必會院寺等官公同會推得非古之遺意哉會推所舉不過出吏部之素定者以唯唯具題於是有疏上之墨跡未乾而補牘之彈文已出矣臣敢以近事言之京營闕尚書而會推鄭洛矣貴州闕巡撫而會

推張九一矣夫洛之奸邪醜行近該科臣李汝華糾之臣姑勿毛舉舉其大者洛之女其遠嫁於蔣遵箴也囁嚅以稟江陵聽為主盟之父逡巡而依王篆托為繫足之媒致令結髮之妻哭女而傷其命又勒其坦腹之婿寄籍以快其私其捐女求官有如此者此等人何以義冠於八座也九一之庸鄙下流先該道臣党傑論之臣亦不毛舉舉其大者九一之身豈生於空桑乎至若求嚴世蕃之引手結歡先送千金望張居正之開顏鑒識其鬚一鏡其忘親喪檢有如此

者夫爲子不孝乃獸乃禽此等人何以坐鎮於一方

也若謂洛之小才可用即古尚有殺妻而食子者乎

則邊關數載莫展纖籌幸以貢市之虛勞且身衣錦

而腰玉帶矣若謂九疇之積學未竟即古亦有樽俎

而折衝者乎則仕路多年三掛吏議縱有雕蟲之小

技已叨膴仕而疏崇階矣國家何負於洛與九一也

哉然此特論洛之不慈九六之不孝耳若會推所難

則尤有可言者臣查萬曆十三年閏九月内兵部闕

尙書而該部以洛請奉　聖旨還再推兩員通寫來

看欽此是　皇上之不用洛也未必非以其父不父之故也萬曆十四年二月該南道糾劾京堂而該部以九一覆請奉　聖旨張九一調外任欽此是　皇上之調九一也未必非以其子不子之故也夫明旨以另推不數年而旋即推補明旨以調外任不數月而題覆原官則是有彌縫之巧術雖如洛之六被彈糾而依然如故有鑽剌之神奸即如九一之三列調降而恍同兒戲此爲公乎不公乎此當斥乎不當斥乎抑　又有說焉宋臣有言老成人不可不惜是矣

然未聞褻倫淆地而貪得無厭奸惡滔天而夜行不止者槩名之曰老成也立朝以忠厚正直爲本是矣然未聞以昭昭伸節而欺世盜名以冥冥墮行而色厲內荏者槩名之曰忠厚正直也捷徑而岐路之中且又有岐焉臣請得而熟數之夫同巷不求見無書抵政府古之所謂賢者也今之退休之臣書僕肩摩於輦轂要津之夫貴遊踵接於門廷或挺身而徑請或托介以求容始而駛中而疑終而相傳爲要訣矣若此者臣以爲皆患失之鄙夫也彼蓋未思乎曾省

吾陳紒之覆轍也有薄倫理爲芻狗視常道爲土苴撰出爲空性命之玄談而恭以本來面目之幻說聽者解頤聞者刮目迫柄用一加則卑諂之性命畢陳而乞憐之面目俱露矣若此者臣以爲曲學阿世也彼蓋未思乎宋儀望李材爲畫餅也又有揣摩爲要術江湖爲員機權柄所據方修乞休之套數也印交章而請留勢焰所趨知事體之乖違也亦同聲而附和以爲此可以結其腹心充其爪牙近可免年例之外遷遠可需歲月而內轉耳若此者臣以爲皆妾婦

之從人也彼蓋未思夫陳三謨朱璉之貽臭於清史也夫京師者四方之視效大臣者小臣所儀刑也京師風靡則郡國習移大臣朋欺則小臣敗類公議而不畏則何事不可冒為私徑而可通則何奸不可冒逞然則　皇上之勵精吏治而實效之未臻也豈無故哉孔子曰舉直錯枉則民服舉枉錯直則民不服臣　願我　皇上斥奸用賢博詢獨斷如洛之不憖九一之不孝者皆亟賜罷斥以禦魑魅仍申飭該部凡所推用必正必公勿茹納私交勿塵垢清議勿遂過

而飭非勿容奸而惡直勿以崇秩而曲庇其姻親勿以美官而過私其愛厚則枉直不混而進退無私舉錯不偏而議論自息夫臣所劾者實百足之蟲臣所論者皆當路之忌但臣以一介草茅欣逢 明主不以臣爲不肖而置之言官豈肯舍所學以徇人與奸倰之徒並立爲伍哉臣愚不識忌諱伏乞 聖明俯賜采納則國家幸甚臣工幸甚

懇乞聖明嚴斥官邪以懲敝習疏

郭實廣西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八年十一月

頃者西虜犯順鹵掠洮河我將士吏民身膏沙漠首係馬鞍者不忍聞見　陛下赫然怒邊臣之辱國隨加斥逐特發明旨選用督撫更調司道蓋灼見邊事之壞由於邊才之不當而狼貪不除則良稼不殖也第邊事孔棘則選調是矣而腹裏地方今豈昔比水旱頻仍民貧徹骨饑寒迫則盜賊蠭起兵荒困則巨猾大俠勢且生心此所以睥睨於肘腋而隱伏於腹

心者當何如調護譬服之督撫司道可令一有不得人哉況督撫人之不惟取之司道而兩京卿寺次且開府可循資貫進不辨眞贗哉 臣以爲邊方腹裏地雖不同其需眞才也不異司道卿寺其轉督撫既同則其甄別也俱不可以不嚴若不及今破故套斥小人恐憸巧之徒復托足於督撫之地待其僨事而復議處則誤國負主害有不可勝言者此而不直言糾汰之可乎請以所知爲 陛下言之巡撫湖廣右副都御史秦燿邪媚張居正而號門下走者哉當居正

存時恨直臣廹世卿等願得而甘心矣燿於辛巳京
察敢黜趙世卿等其効力鷹犬能塗譏之耳目而居
正既亡燿不知有何術也而能脫網轉京堂無恙也
轉巡撫無恙也僅敗露於王麟趾而一叅論焉天下
猶恨燿之險徼不能先麟趾而發之也乃強顏撫辯
恬不畏恥而王麟趾反坐謫矣附權姦者無罪言附
權姦者有罪儻後有權姦人可附而附權之人不可
復言耶恐不去秦燿無以謝麟趾也河南布政司右
布政使戴光啓非附權姦而厚張嗣修者哉當居正

沒日鄉座主如稽應科者已同衆棄之矣光啓以會試本房取中張嗣修者即伏斧鉞巳汙晉之豪傑而寧夏雖邉於彼有何負也而懷憤懣謀邉才不遂也謀巡撫不遂也乃托病於撫按而姑乞休焉撫按亦知非彼情實不過對他道而笑之耳又鑽求內地覬顔就列今官河南不貳年乎在寧夏則稱病在河南則忘病倘地復加美光啓肯休而官復加尊光啓忍休耶恐不去光啓無以服應科也太僕寺少卿鄭有年貪婪之性瀰以狎邪之術當大工之繁興也營繕

屯田不有耑司乎彼結邪臣而分屯田之工孰不恨之乃營慈寧而竊出入之利猶未以爲足也又爭管壽宮外通商賄内竊分帑近日物議僉同謂銀一萬出官者例扣二千入已損上剝下視徐泰時多贓且數十倍之矣問之内庭外署其誰平之況泰時業已伏罪有年猶然不自逃死饕大利而辱官常何面目見江東父老乎太僕寺少卿苗朝陽壅腫之材兼之鄙穢之行當巳亥議年例也内陞外補何非王臣乎彼掌禮科而待參政之次孰不知之乃屬吏部以避

補外之官恐有議其後者又延至逾年名假貲俸實借彌縫豈知省中舊例歲轉京堂一人耳今轉京堂歲二人壞法亂紀雖張養蒙望重且擠之外轉矣問之同列同鄉其孰直之況養蒙今又乞休朝陽猶然不自引決趨其利而賣其友何面目入河東鄉里乎浙江按察司按察使龔勉儇利貪汙前在嘉興府票取屬縣禮銀或以二百或以三百蓋六年不可數計而僚屬談者莫不色變心慄也官且如此民何以堪湖廣按察司副使蔣希孔險邪濁濫先任平陽府貪

求覲官贐禮尒者二百大者四百雖不送之人無幾而以卓異薦者又皆墻壁陰厚也一覲如此在事可知之數臣者以爲取其守乎則不能守道不能守官其守不足齒也以爲取其才乎則工於阿附工於鑽刺其才何足美也而乃冒濫尊官不顧笑罵者豈非循資俸而不辨品格濫舉薦而疎糾彈之過哉何也資俸深則便於藏惡品格混則易於營私舉薦多則爵及惡德糾彈少則漏網吞舟所以長姦流弊至此極耳失今而不亟反之豈唯在位如燿等驅之不去

郎清議共排已從顯斥不又有登之薦疏者乎青蠅未去且以茹魚致之恐此輩闚看通神朝登薦章夕謀起用或有力夸眦或苞苴夤緣又揚揚得志矣彼耿介孤忠之士質直正大之人非不疏薦而用者僅什二三豈若小人之蔓延膠固哉雖曰防小人之法又有科察一着然撫按復命之疏劾去有幾朝覲京察拾去有幾在京科道每歲糾彈有幾況糾拾者過存厚道覆議者借口憐才不曰調簡則曰降用此其初意固欲以待誣枉之士而姦險恣睢者假以周容

則揮之不去招之使來又何怪乎燿等之久逃吏議哉今奉旨更調選用又邪正貞勝之月萬一小人雜進則養亂基禍莫知底止矣臣言官也糾彈不肖乃其職業有概於中不忍隱默以負 陛下敢披瀝言之伏望 陛下念禦外先於治內而治內先於任人去邪勿疑除惡務盡無以邊方腹裏異視無以在京在外異法勅下吏部嚴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將秦燿等亟行汰斥令科道并各該撫按衙門悉心糾察務期仰副德意則小人遠而厳習自絕真才進而實

政日修可以安內可以攘外萬世治安之機端在於

憸媚邪臣因劾蹤轉乞賜罷斥以昭公道疏

王明 山東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八年正月

臣近覩太常寺缺少卿吏部推吏科都給事中陳與郊陞補臣一見之不勝駭異夫該部之所憑以陞轉者惟資與俸以俸論則科臣俸深於與郊者尚多以資論則科臣資深於與郊者亦有雖吏科爲六科之首亦未有不與六科挨俸叙遷者如謂閏陞蓋自嘉靖末年丘櫸抗論之後二十年來無人蹈此覆轍惟近來顧九思曾以俸淺得陞然猶藉口於資深也與

郊貧俸俱淺驟得美陞不知該部有何例可援豈以
與郊屢保該部故以美官酬之耶抑以與郊人品物
望可當此轉耶臣請以與郊憸諂素行貽羞士林者
爲　皇上陳之方其司理河間時見王篆氣焰熏灼
考滿入京輒因同門顧爾行投入門下爲伊子講改
日前吳正志慣指爲行取時事與郊遂張目强辯曰
行取時王篆已敗彼時篆勢方盛乃指爲敗舉朝縉
紳誰不知之　皇上試查續羔鴈同聲錄一覩之可
證也既而氷凿已釋自知不容於公論遂以病告歸

後有墻壁可何始敢囘京再補吏垣迷不改兹如沈鯉辛自修顧憲成等物望　屬與郊力詆之邪侗何起鳴龔懋賢等公論不直與郊力薦之郭思極殺何心隱以媚權相非有東山之望也與郊疏起之何意陳揚產一貪肆縣令屢經劾罷非有可惜之才也與郊疏援之何心爻選郎中謝廷寀狥私庇故將張壽朋以州同降推官吏科所當恭駁也與郊寂無一言職掌何在萬曆十五年九月內節奉　聖旨今後除督撫巡按復命舉劾外科道非係奉旨會薦不許紛

紛薦舉狥私而恩欽此　明旨森然與郊任意濫拔得非故違推與郊之心不至盡傾天下之善類以去巳所忌盡引天下之奸邪以樹巳所喜盡籠天下之財利以充私橐不巳也及少卿王汝訓一疏出中外稱快不惟無損於與郊反催之有今陞京中爲之語曰欲要陞京堂須逐王弘陽蓋弘陽係汝訓別號使汝訓而非世所稱爲君子也則其言不可信使果君子也何爲不行其言且調其官而驟擢與郊耶大都與郊才足以濟惡辨足以飾非似著樹之藤蘿類登

場之排偶其心狠毒則如蛇如虺其蹤跡詭秘則如鬼如魅故都人目之爲透徹小人夫如此小人資俸又在人後常少美缺躐陞獨在人先朱璉詹全覺等與與郊同在王蒙之門相繼俱敗與郊獨無恙陳三謨阿附姦險公然一與郊也其推陞猶叙資俸與郊獨不叙是視朝廷無法度天下無公論舉朝卿士皆聾瞽皆無知覺也與郊一日不去公論一日不定人心一日不安史孟麟一與不合遂誣之曰賣交王汝訓從公具劾遂誣之曰陰護今孟麟告去矣汝訓改

南矣使與郊本心未死當思去者何心調者何罪交章劾我者與我何讎即今日不得做官猶冀他日得做人古人謂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者恐壞其人也與郊討不出此奮彼長舌攻辯紛紛將誰欺耶伏乞　皇上獨持乾斷將與郊速賜罷斥以為姦黨之戒再乞嚴諭吏部尚書楊巍以後遇有當勘事理須依擬法格指定是非使邪類寒心正人吐氣毋操兩可之說務為模棱令奸巧者愈肆中傷建白者空招讎敵遇有推陞員缺須循資俸勿市恩於親故勿阿

意於險邪分黨同而援之要津勿惡異而置之閒散若云受賄賣官臣固不敢昧良心以誣巍生平至於爲朝廷秉公持正爲善類奬直扶傾則巍未之有也來路依依頗貽朝論巍果良心不昧其謂臣言何臣以草介草茅荷蒙聖恩擢授西臺非不感楊巍知己之恩實申公義以報知臣非不畏與郊嗾人之毒實發公憤以報聖明他不暇計也惟陛下裁斷

大臣庸邁傾邪並宜罷斥以快公論疏

張棟兵科給事中 萬曆十八年七月

臣三年在告始望闕門愧乏之見聞副　陛下耳目之託顧自南而北頗有得於道路所傳言士林所共議者此不可不為　皇上告也臣在家時所交遊無近鄰里親戚燕閒相聚偶談及朝臣皆云庸邁如張西銘而貳司空傾邪如詹仰庇而副總院可稱鵷班之玷時西銘猶為南京工部侍郎仰庇猶為都察院副都御史也臣從而扣之則云有里役自留都歸親見

西銘龍鍾之狀而仰庇平生行濁言淸非獨朝士知之先爲山東副使與原任福建叅政王世懋同時入賀世懋隨行之役皆見其雎盱側媚之態而竊笑之矣臣以爲閭巷傳聞之言不足信也未幾而西銘進秩大司農仰庇進秩少司寇意者朝中自有定論傳聞果不足信乎迨臣之理裝而就道也亦欲採訪公評以爲淺薄之助凡遇交遊必相與品裁當世人物大都於西銘則詆其精力之衰憊於仰庇則詆其心術之詭隨無間於人人也乃知前所聞庸邁傾邪未

爲無據然臣猶以爲道路之言不足深信也今臣之入朝班踰一月矣問諸都人士而都人士之言又較前所聞不殊有言西銘碌碌無奇屢試罔效徙以居鄉尺寸遂得躐致崇階聲實不孚者有言西銘任性而闇於事矜名而嗇於才試問其錢穀出入唯有汗流浹背而茫然無知者有言西銘少壯本無奇負但能血氣用事今耄矣政務叢脞司屬易之胥史忽之不堪入座者而科臣葉初春疏內數其旅進旅退毫無展錯謂當知止眞西銘之藥石也留都根本重地

司農軍國重託可容西銘爲藏拙之所耶有言仰庇
自做秀才時已多不檢爲鄉里所薄至今鄉人嘗以
王用汲相比謂夜光魚目眞僞不可不辨者有言仰
庇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其貌儼然其中欿然唯恐一
朝失位而日事彌縫者有言仰庇最能窺人喜怒而
逢迎之變亂是非倒置白黑以致人心共憤者而部
臣趙南星疏內指其鑽求吏部鑽求兵部且據原任
文選司郎中劉希孟之言爲證希孟見在也絕無一
言辨以爲無則昭然是實矣此希孟之誣仰庇也南

星之誣仰庇耶臣初聞鄉里之言未敢信繼聞道路之言未敢深信乃今聞都人士之言如出一言此不當信爲天下公論耶而二臣者巍然在列屢彈不動在西銘則臣既已知之矣山東也丁未也是城之狐而社之鼠也何疑哉在仰庇臣亦思之而得其故矣當先帝時曾言及內庫錢糧而受廷杖遂名爲當世賢人君子也臣惑焉夫建言者而遭廷杖以死也幸也苟存骸骨時移事改東山再起不棄生平一言弗合而去者亦幸也若確然有守卓然有樹勛名爛焉

顯當時垂後世者幸之幸也不然死灰更燃外不勝其知己之感在得是戚內不勝其日暮之憂而前後竟成兩截身名爲之俱喪矣仰庇亡乃然乎否耶臣於二臣皆未識面又不喜夫少年生事之人妄談人短長意以傳名高而希捷徑獨於二臣不能無言蓋揆合其所聞而知天下之人心如此人心所在公論所歸也臣不類蒙 皇上置之禁近使爲耳目之官自天之知人之明矣天下公論而不以上聞耳目之義云何如蒙 聖斷特罷二臣此非用臣之言乃以快

公論而慰天下之人心耳

改節大臣不堪憲長乞賜罷斥以重風紀疏

胡克儉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 萬曆十九年七月

今任左都御史李世達素有浮言臣嘗聞其槩而欽仰之昨接邸報見參御史劉思瑜與前所駁犯官李惟蕚等二事則不端不莊至瞼至鄙卽甚愛者亦不能爲之解也臣伏讀大明會典一欵各道監察御史凡文武大臣果係姦邪小人搆黨爲非擅作威福紊亂朝政但有見聞不避權貴具奏彈劾又一欵凡都察院堂上官及首領官各道監察御史但有不公不

法者許互相糾舉毋得徇私容蔽今世達姦邪小人擅作威福紊亂朝政不公不法臣見聞既眞誠不敢爲世達容蔽也伏惟　皇上垂聽焉夫京中巡視五城御史與持節觀風各省直者大不相同城上有爲片言相毆者有爲錙銖相爭者各總甲即皆縛而質於庭故謂之曰打喧鬧大率與外之有司親民者相似若以負債而告而准則又以小中之大焉者矣思𥙷之准告與民分理初亦未爲不是亦未嘗有令兵馬死人之心也但兵馬何价酷刑自是何价之罪而

問擬充軍以盡其辜思瑜亦未嘗不參价但其參中曰才諝猶可此亦從來各差御史參本常規歷歷可考顧欲加之罪不患無辭以爲不職卽不職矣臣不復爲思瑜辨但世達之參之也其事雖是其心則非君子不取其事而尤當誅其心也蓋世達之心自負浮名每有冢宰之想方楊巍之告歸也彼蓋私自屈指曰此缺其在我乎及廷推不與則卽病居無何憲長之缺出而適及之也則病卽愈愈而不再病豈冢宰爲牽魂之魔而憲長爲瘳疾之藥乎識者以竊笑

之昨朱纏物故彼又私自屈指曰此鈌其在我乎及廷推不前則又病病而伏枕思曰我不施風力於御史非使我為都御史意也我之不得冢宰御史萬國欽貽之害也蓋謬悔其前日之為非而欲甘心於御史久矣及見御史王之棟之以言被降而諸御史之以救王之棟被罰則愈覺通曉曰　皇上之不樂御史也如此輔臣之不樂御史也又如此我及今不逢迎之恐並其憲長故物皆不得矣於是日夕吹毛求疵偶得思瑜之事即拈筆不暇而形之論劾一得嚴

旨遂大拂帝心稱謂自是可以安其位而覬他日之冢宰也不知皇上天地合德卽雷霆之威總歸好生何嘗有成心於御史哉曩左都御史陳於偶因御史趙應元不送大學士張居正父殯遂劾之以媚居正厥後公論一明不惟於自累而且爲居正累今大學士申時行鑒居正覆轍且過意優容亦何嘗有成心於御史哉世達以此迎皇上是不忠之臣以此迎時行是不義之友乎又况其所以自爲與其所以劾人者若黑白冰炭大有可笑者乎遼東廣寧左等衛

犯人徐仲魁等十六名翁宗善等十九名與指揮李惟蕚王問津王俊百戶高應登四員各以書識委官通同作弊冒支邊餉至一千八百三十九兩併贓論罪律例明甚該前巡按御史徐元泰行都察院參詳覆奏

聖旨徐仲魁等著監候詳決翁宗善等發遣李惟蕚等巡按御史提問具奏欽此行備劄徐御史案行分巡道備奏欽依內事理將徐仲魁等監候追贓會審詳決翁宗善等撫院定衛拘僉妻解發邊衛永遠充軍李惟蕚等四員查照原參情節依律例問

擬併贓二十兩以上發邊衛永遠充軍呈詳徐御史
覆審情眞罪當將李惟葛等具本囘奏行都察院叅
詳蒙驗行到臣謂李惟葛等宜分贓而不宜併贓臣
案行分巡道覆擬呈詳謂讀律以來監守自盜原無
分贓之理律云凡監守自盜倉庫錢糧等物不分首
從併贓論罪例云沿邊遼東等處監守盜銀二十兩
以上俱依律併贓論罪是律與例首尾發明併贓之
意不待辯矣又云乃各計入己之贓數滿方照前擬
斷不及數照常發落者蓋指各項侵盜之贓果非那

移出納而實入於己否也其入己者對不入己而言非謂止科一人入己之贓而與上文併贓論罪之意相反也今堂駁竟遺其俱依律併贓論罪之語而偏摘仍各計入己之贓數滿方照前擬斷不及數照常發落之詞紊淆全篇律例大旨正所謂以詞害意矣況孫仰魁等一十一人入己之贓俱不滿百已引例併贓論斷翁宗善等二十九名入己之贓俱非二十兩固與李惟蕩等一類也又緣何而可加永遠之軍因武職涉參提問而乃變法改擬悖違前斷非惟有妨

欽遵定議恐亦非公天下之心平天下之法也等因到臣臣據詳呈堂乃又駁如故臣不暇論律例宜併宜分獨在此一事也以為不當併贓則徐仲魁等十一人之斬刑翁宗善等十九人之永遠即當先駁何爲覆准以爲當併贓則李惟蕃等之永戍尤恨其晚矣何駁之又駁也豈朝廷三尺獨可行於書識而不可行於職官耶豈徐仲魁等十一人之命為輕而惟蕃等四人之官獨為重耶豈翁宗善等十九人之永戍為應得之罪而李惟蕃等四官之永戍有議貴之

係耶臣蓋疑此駁必有他故矣乃序班李惟藩解夷人回十月間在廣寧見臣曰家兄李惟蕚併贓事晚生已有分上於堂上李老先生處說允了只要老公祖寬宥此其人今猶在都其言今猶在臣耳也任意出入變亂成法臣於是乎不直世達之所爲矣世達若以掌道御史呈堂爲推則當時何不以劾思瑜之心而折掌道御史也李惟藩何不曰掌道處有分上說允惟曰堂上李老先生處已有分上說允也世達飾利口恐難以他委矣夫責思瑜以曲庇酷官而自

曲庇盜官曲曲庇酷官不堪爲御史曲庇盜官亦堪爲
都御史耶　臣恐世達蔡思瑜之跡不可令　臣見而世
達自思及庇惟尋等之事不可令思瑜見也　臣再惟
天下之所以常泰者以君子道長而小人之所以不敢
爲小人者以清議可畏也若以小人之心而假君子
之行公然行私不復知有清議之可畏是又最狡最
詐如孔子所謂似是而非德之賊矣堂堂天朝豈鮮
人哉以賊而掌臺爲朝廷羞以賊臺長而風紀天下
爲天下羞若世達者誠不可令一日竊位者也且人

情如流水然趨而下也恒易倡之以君子猶恐不絕爲君子而況倡之以似是之小人又孰不樂爲似是之小人以苟富貴哉以世達倡諸御史而倡天下誠恐小人之道日長國家泰運自此去矣臣故曰若世達者誠不可令一日竊位者也叅照左都御史李世達壯年粉飾亦能欺世盜名末路傾頹惟知曲意徇物工揣摩而故忝憲職豈曰奉公受賄囑而敢亂王綱久矣不法臣奉典章職當糾舉伏乞　皇上獨斷將世達速賜罷斥別選清正有望大臣以補臺長庶

小人退而君子進於天地世道裨益非淺尠也

寺臣大奸巨猾横肆貪殘乞議處以快輿情疏

王德完兵科給事中萬曆十九年

臣惟君子在朝則天下治小人在朝則天下亂故欲天下治而不亂莫先於進君子而退小人夫君子小人邪正不同科矣君子如麒麟鳳凰人之所共好也小人如猰㺄獍人之所共惡也乃有以小人之尤而假君子以貫譽外竊麟鳳之形而內藏獍之性張牙露爪使人反顧却走而莫敢犯其鋒此可爲痛惡者又當何如也乃今大理寺右少卿楊四知則時

論沸騰羣情共憤且置其隱晦者姑無論請舉其顯著者爲
皇上言之方張居正之既殁也四知曾追論其十二罪若謂獨立敢言乃詢之縉紳皆曰是做行人爲居正祈禱稱功頌德而自誇其巧者也始結王篆朱璉以傾四維旋見楚勢已去則又附四維以攻居正見李植江東之聲名赫奕則深相結納以攻時行旋見事機罔濟又判江李而潛詣時行宅洩其謀反覆傾險踪跡無定嗣差福建恐清議難免則夜至冢宰楊巍陸光祖宅涕泣跪請昏夜乞哀人皆傳

笑今巍雖去光祖見在可召而問也甘肅兵變四知
倡爲紀綱之說見若慷慨而詢之朝臣皆曰是受劉
承嗣重賄而爲之解脫者也維時御史王道增上申
明紀綱疏以駁之蓋承嗣激變不宜輕貸撫按無辜
不宜調移此紀綱之正論也而四知假託以庇承嗣
遂使偃然專閫以致洮河之役全軍覆殘閱臣張楝
上遐方功罪疏謂承嗣與尸爲禍首則四知寔始貽
之此章疏具在可按而閱也關西清節標著四知渠
顧名思義必當不媿楊震而詢之則曰渠曾與徐性

善結爲通家而任其一千七百兩之房昨奉 旨抄沒渠始搬出京城共知又爲提學時造金麒麟賀伊生子而其千金之貸具在抄沒帳中侍郎李戴御史彭應參備知之此可召而問也御史銜命而出職在激濁揚淸褒廉黜墨四知曾持斧乘驄獨不聞乎頃荆州俊論劾良鄉知縣風裁凛凛渠受賄從旁撓亂其說又恫臺長擠排之封豕長蛇不助觸邪之豸良可羞矣今臺長李世達見在可召而問也禮義世教之大防廉恥士人之美節竊見四知氣象巖巖稜角

峭厲豈盡毀藩垣撤幃幔者而詢之則曰渠嘗攀附許國之門強顏弟子之列無因至前孰不笑之郎渠座師亦謂不父其父而稱其祖此在御史喬壁星陳登雲郎中張國璽能言之可召而問也又渠按閩時尊嚴若神而色厲內荏黃緣鑽刺無所不至權要之門則括數百金以結之此在御史馬象乾按閩歸言之可馳而問也古時皐夔稷契拜稽交讓而四知恣睢狠戾訾詈競爭昔北畿提學缺出例應吳定補則欲攘而取之今大理左少卿缺出例應洪聲遠補則

欲紾其臂而奪之夫以序論則聲遠先而四知後以望論則聲遠庸而四知奸奈何以後躐前以奸加庸之上乎此事在銓曹可召而問也天道好生聖不嗜殺竊見四知戒殺有文將謂滿腔惻隱而詢其按闔狀皆曰庖人以二炙魚而立斃於杖下其吏民以一怒而爲虀粉者不下數百人此闔人能知之可召而問也夫人與牛羊雞豚何貴何賤賤而畜尚不忍傷其生貴而人則捶楚以促其生何其顛倒至此極乎蓋與蒼鷹乳虎同酷烈矣不及今鋤而去之萬一僨

資開府則屠佰豬其江流虎穴納其齒骼不知何方之靈當遘厄難而受茲荼毒也夫匹知行濁言清欺上罔下才足以變黑易白如負嵎之虎而人莫敢攖如傳膚之蝎而人不敢動守相避其虐銓部憚其神奸臺諫畏其螫毒使生唐虞則為檮杌窮奇當在四凶之例使生春秋則為少正卯難逃兩觀之誅此不可一日而立於朝端之上者也至太僕寺少卿趙卿附勢如炙趨時若羶告病甫十越月輒營管考察以代王國脂韋之外無他長則唾手少卿而先朱鴻

謨刼去遺金數百括取贖鍰以數千晉人一一能道此窺瞯貪殘與四知同科而奸猾橫恣則十不及四五也伏乞 皇上大奮乾剛敕下吏部儻輿論僉同即將四知速賜屏斥鄉酌議降調則小人退而猰貐梟獍騈首以潛驅君子進而麒麟鳳凰應期而畢至其裨於治道非細故也 臣非不知以玉擊石多致損傷以手搏犬愳有噬齧聞之孫叔敖曰見兩頭蛇者必死恐後人見遂斷而埋之 臣得附於叔敖之斷蛇以無遺後人以救數千生靈之命即損 臣軀以謝於

人亦所無悔者不然魑魅魍魎白晝公行猫鼠同眠不一逐捕則 皇上亦何賴於耳目之臣而臣亦何能靦顏而就瑣闥之列哉

險佞科臣惑亂主聽乞賜罷斥以杜釁端疏

馮從吾 山西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九年十二月

昨者 臣 接邸報見禮科都給事中胡汝寧參論兩京中卷一二可疑及吏部推陞一事 臣 不勝駭異夫汝寧見任諫垣言事自其職掌而 臣 顧駭異者何也謂汝寧之言投間抵隙假公濟私非眞爲 皇上發奸摘伏也 臣 意 皇上必能洞燭姦膽以折亂萌乃反聽若轉圜 臣 又不勝駭異豈 皇上不知汝寧之罪狀而誤聽其言耶 臣 不暇辯其言請先誅其心且汝

寧之爲給事已數年於此矣自有叅論饒伸之疏詬詆臣不容於衆口繼有輔臣相戕之奏而姦邪益大犯乎公評別號穢名至不可道自古小人未有狼狽若此者舉朝臣鄰咸謂汝寧縱不肖將復何顏立於掖垣間耶顧註籍未幾旋稱病愈人人相顧咤爲異常而 臣 獨私語人曰此不足爲異也鄙夫患失何所不至他日舉動更有異於此者 臣 言未幾而二疏相繼上矣此二疏也立言在此寫意在彼 臣 試爲

皇上分明之昔者部臣饒伸發科場之弊而汝寧刻

之人人未有不為伸稱屈者　皇上亦鑒伸無他准
其起用矣故汝寧亦洗瘢索垢於科場之弊若借此
以掩其非也而不知妄逞胸臆以衊汚大典適益重
其叅伸之罪耳至於叅論王教又揣摩上意為之不
知近日　皇上不遽起王遴不遽遷孟一脉蔡時鼎
者意欲需其缺以大用之耳汝寧敢於以私心窺
皇上遂乘機舉銓臣推陞一事言之以滋　皇上之
惑不然何　皇上罰俸科臣之旨甫下而汝寧之疏
遂上也急於獻諛而巧於逢君汝寧之罪不容於誅

矣夫汝寧特一小人耳堂堂天朝濟濟臣鄰何難於容此一人而臣嘵嘵者非論一汝寧也蓋謂汝寧以一小人之言中於 皇上故言科場則 皇上聽之言銓臣則 皇上又聽之或下部覆或命回話使君臣上下反覆疑貳是今日廟堂之上已不勝其多事之擾矣儻汝寧恃 皇上之優容而再肆傾危之巧計則議論愈多是非愈混其弊不至於小人攘臂君子畏足不止者猶幸今日無李春開耳使有之則必以保吳時來者保汝寧借此以結 皇上之驩天下

國家之事臣不知其所税駕矣　皇上何惜汝寧一人而不爲國家杜釁端也且　皇上昔年斥逐姦邪曾不踰時公論大爲稱快何獨於汝寧過爲寛貸湯顯祖論之而不報樊玉衡論之而不報蔡獻臣周應嵩彭好古論之而又不報人人以汝寧爲非而　皇上若以爲是人人以汝寧爲可斥而　皇上若以爲可留此臣之所未解也即如前月汝寧因玉衡彈劾辯疏自陳乃　皇上於彈者留辯者下且徑批以照舊供職夫照舊供職之旨自正卿以下不敢望而一

旦加於七品之汝寧不知　汝寧何德何功而　皇上優容若此且唯其言而聽之如此此又臣之所未解也汝寧去就原不足爲重輕但以一小人而能以其言惑亂主聽誠匪細故臣是以嘵嘵言之且不欲以汝寧之故傷　皇上知人之明也臣願　皇上大奮乾剛速賜罷斥則天下萬世頌　皇上之神聖於無疆矣

貪鄙銓省舊臣駕選行私乞罷斥以清仕途疏

張應揚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年正月

臣惟國家有行取之典原以待卓異之才非爲姦人啓倖進之路也行取有臺諫之選原以重耳目之任非爲貪夫開賄賂之門也乃已丑年來則有大謬不然者臣有慨於中久矣然而未敢指摘曖昧以傷雅道及近接邸報則見大計不免者於諫臣得三人焉於臺臣得二人焉而外此尚未暇舉也臣竊惑焉謂各官果賢耶又何以斥果不肖耶昔何以進總之難

獬於當日在事諸臣矣當日在事諸臣果何人乎吏部尚書則楊巍也都察院都御史則吳時來也文選司郎中則劉希孟也吏科都給事中則陳與郊也大都皆此數人主之也夫給事班聯瑣闥御史法執西臺職司封駁風生糾彈美哉選也不啻重矣而何可以不正進耶聞之各官中有以二千金得之者有以一千金寫票得之者又以有數千金乞哀權門換他人名字而得之者人言嘖嘖譁之汗人齒頰今大計處分已定夫復何言獨怪當日在事諸臣奈何容鬼

魅魍魎公行白晝也吳時來事定蓋棺品不足齒矣
楊巍晚節不終老且乞休矣即欲議處法無可施乃
若物議沸騰贓私狼籍者非劉希孟又非陳與郊乎
希孟在部原碌碌無奇楊巍以其同鄉竟以文選私
之事體一味含糊人素有劉草包之號名雖楊巍屬
官實則與郊鷹犬與郊曰某當選科希孟亦曰科與
郊曰某當選道希孟亦曰道鳥之雌雄茫然不知水
之淄澠溷然莫辨正如矮人觀場隨人說其妍媸耳
尤可笑者熊元爲安丘知縣乃希孟舊父母也希孟

如此用情固可以觀厚奈何不諫堂官不據堂選竟於寫本完後添入熊元祇因忙迫中履歷不填員數不對致釐明旨切責着令回話此何等事體而可如此　皇上以為希孟欺君耶不欺君耶與刻首列諫垣耳目天朝謂宜秉公諮訪薦賢為國非為私可也胡為乎嗜利如蟻聚羶招權如賈衒玉錢神一入則盜跖可以為伯夷關節不通則西子不免為嫫母顛倒是非淆亂黑白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矣尤可笑者王遵訓為廣平推官不檢有鬧同官側目乃訪單

中所稱最有識者與郊乃薦之舊閣臣曰此異才也今遵訓公論定矣問之則曰是曾用賄千金者臣不知與郊力薦之何心也如此類難以枚舉　皇上又以爲與郊欺君耶不欺君耶臣又思之是年科臣員缺僅有八人乃同選者則七十八人也缺之所限豈不謂難而賄之所通抑又何易且當是時有以循良卓冠而竟置之劣選者又有以治行殊尤而僅博一南曹者此有所抑彼有所伸豪傑風聞寧不解體猶未也即如今歲大計屆期當事者輙惓惓然欲斥貪

吏舉清吏而不知行取時關節如此求天下無貪有司不可得也近見巡撫由秦糴而上以貪敗者凡四人矣而不知津要地苞苴如此求天下無貪巡撫又不可得也誰生厲階至今爲梗二臣之禍天下不小矣臣嘗就二臣評之希孟木偶人也而與郊則提木偶者也選省臺是希孟奇貨也而與郊則居奇貨而求善價者也傳之四方載之青史不亦辱朝廷而羞天下士大夫耶臣憤激於中義不容默相應叅究叅照原任文選司郎中今陞通政司右通政劉希孟賍

才闒茸秉性糊塗俛首以聽堂官之模稜束手以入姦人之籠絡臺諫何官豈容揮金猶取銓衡何地奚可暮夜潛緣原任吏科都給事中今給假太常寺少卿陳與郊職居掖垣智昏壟斷巧足以成簧鼓辨足以出雌黃藉諮訪爲利媒豈曰桃李私植以清華爲騙局明是苞苴公行此二臣者均當罷斥以儆官邪者也伏乞皇上大振乾剛亟奮雷斷速將臣奏下部施行庶仕途清吏治飭而眞才亦不患於涂階上進矣

指摘貪鄙撫臣以警官邪疏

李時孳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年十月

臣惟撫臣坐鎮一方吏治隆汙軍民利病夷情向背咸責於身厥任重矣然惟不二心之臣乃能實心任事弘濟時艱不然一心事君又一心謀利此讒劣時流士論且鄙之疆埸何賴焉若原任巡撫遼東今補兵部右侍郎顧養謙者正所謂懷二心者臣按遼一年其貪鄙不職之狀得於聞見者亦既眞矣不敢毛舉細瑣上瀆天聽試即一二關係者如三萬衛庫官

張以道以侵欺官銀招解到　臣審稱顧撫院指稱撫
賞夷人取庫銀五百五十兩買貂皮三百張餽送舊
相申時行　臣未敢遽信隔別又審原庫吏孫汝沭供
吐相同　臣不勝駭異夫一庫如此他可推也發覺若
此未發又可知也其實餽與否　臣不及知第取帑藏
以媚政府指撫夷以潤私囊無一可者矣　臣又查得
王緘因養謙之叅被逮招出被叅稅銀向有侵欺奉
旨行前按臣許守恩查勘養謙慮恐敗露持時行原
帖以求止及守恩不發欲叅之乃托兵道鮑希顏馳

至遼陽懇守恩以寢其事則張以道之言似非無據

今希顏守恩具在　皇上可召而問也不寧惟是馬

市一更至今物議嘖嘖先是民出資本買之夷人軍

領馬價買之民間民得厚利軍得壯馬即有羸弱不

堪該道不准驗烙以故馬皆驃壯歷七八年甚至十

餘年不倒損者雖利在小民而馬堪騎操立法未為

不善至養謙更而爲官買矣限以銀數馬之口齒弗

辨也取其價減馬之羸弱弗擇也價雖省約馬不堪

用該道只得印烙士卒莫敢誰何故有一二年例折

者甚則領之未幾旋即追比者字利子銀之名軍受追補之苦營伍不振率多由此撫遼三年所積不貲半以報部半塡谿壑遼鎭軍民猶能言之臣每諮問軍民利病口口道買馬獨苦於往昔僉謂怨告無門望督作主臣聞之不勝扼腕夫皇上以士卒苦於馬價故歲發馬價溢至十二萬以爲休養全生之地今復裁削傳子銀之名且未必盡入公帑致士卒茹苦莫伸萬一鼓譟計將安出即百萬子銀何益於事西夏之事可爲殷鑒臣非不知任事招尤直言賈禍

弟養謙奔走相門冒濫開府已為人所厭薄即捐粟以報　陛下亦未為過顧感恩圖報之念不勝自私自利之心豈惟上負國恩抑且有玷國家亦何所利而令之靦顏在列哉伏乞勑下吏部博採輿論從公議覆如果　臣言不謬將顧養謙亟賜議處以為人臣懷二心者之戒庶貪奸知警而忠良益勸所裨吏治人心者非細故也

仕路方清大奸宜黜乞斥以昭公道疏

楊廷蘭 吏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年十一月

臣惟盛治之世靡不奬恬退而黜奔競蓋奔競不黜則夤緣速化之徒率獵要津矣恬退不奬則方正寡援之士率苦沉淪矣乃今時所稱奔趨阿承鑽刺巧宦孰有如太僕寺少卿張文熙太常寺少卿朱來遠者哉夫文熙何如人也臣不論其他事論其按越章章大者流兵之變雖陳三謨所激而非文熙所釀成者乎御史秉憲一方懼衆而躲入秀才之家則體統

謂何然此猶曰變生倉卒逃避尚可原也叛軍之變雖吳善言階釁而非文熈所目擊者乎御史共事一方畏禍而閉門不出則綱紀謂何然此猶曰罪有所肆退怯尚可原也至賔興之典則朝廷取士之公典公論而御史職司監臨非可藉以行私申用嘉冒籍湖州則文熈潛通關節而中之者也中之日揚然呼用嘉而語之曰汝中雖不高却已得中此同時九十人所耳而聞口而誹者也夫以制科盛舉而用之植私交結權門且恬不知畏若此臣不知文熈視賔興

爲何典監臨爲何事也乃文熙以此而恩希寵亡何而拜京兆矣藉使不禮居不請告則建牙樹纛亦云久矣決防啓竇徇私蔑公以若人立於朝不亦玷清秩乎臣以爲文熙可黜也朱來遠何如人也臣不論其他事論其入銓彰彰著者爲知縣時則多方進賄而謀吏部然此猶曰趨熱奔捷人之常情耳爲吏部時則討多鑽求而免外轉然此猶曰重內輕外官之常態耳比典文選其穢狀何如哉竊政府之虛聲而陰收實利秉堂官之臥病而大開貪門懸美缺以待

高價而賣官鬻爵無所不爲假公器以厚私情而鄉試門生無求不遂田賦甲於廬江廬人有朱十萬之號此果何從得來其最可鄙者當出部之期猶戀戀不舍欲爲求遲一選之計而不知同部諸人業已窺見其肺肝矣嗜利若渴甘官如飴以若人立於朝不亦辱華班乎　臣以爲來遠可黜也　臣生平不識此二人獨來遠掌選會推轂臣　臣非不感之顧念此二人者一爲僕寺一爲奉常皆所需開府之選者焉而文煕心甘附勢爲鷹犬而不顧名檢來遠巧足濟貪如

鬼蜮而不可方物假令授之節鉞則其逢迎嘗賂蕪害生靈又不知爲何如者卽如近日張文熙禦倭一疏尤爲乖謬動四省之兵連十萬之衆以試之海上風濤出没祇葬魚腹安能搗倭穴耶方謀犯內地大司馬徵兵募卒尚慮衆寡不敵而又欲分師出海圖必不可成之功計孰踈於此者此何可言才也大節一虧小有才且不足贖乃迂謬如文熙者程才較品皆卑卑不足數矣方今廟堂之上値多事之秋卽使盡登正士猶慮無以靖外患消隱憂況有奔競大奸

如二臣者可容其一日列於朝署哉伏乞勑下吏部
亟行罷斥以爲希榮競進養交安祿者之懲庶乎仕
路益清也已

總裁濫及匪人乞賜更易以重大典疏

林熙春戶科給事中萬曆二十二年三月

臣竊惟帝王之興必有紀載以示勸懲非聖人不能作亦非名臣不能助聖人之作也今國家已二百餘年於茲矣其間聖祖神宗之大經大法賢卿碩輔之嘉謨嘉猷非不有歷朝實錄昭垂琬琰顧雜記野記等書紛出民間何以示信傳者皇上特允儒臣之請將爲正史之脩夫詎非大聖人之作爲也歟哉第脩史難而奉詔爲脩史總裁則尤難蓋總裁者樹

之旗鼓諸史臣所恃為盟主者也在諸史臣不過揮毫而奮墨屬辭而比事至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剖究於治亂安危之原昭析於是非可否之介辨別於邪正賢不肖之間一言關世道片詞係主德則非總裁莫之與也故總裁得其人則史尊而史傳非其人則史輕而史不傳自古及今未之有改也孰意近日所推正總裁有原任詹事劉虞夔者列於其間哉虞夔去年京察拾遺兩臺交章論劾有謂其受林商人三百金之器者有謂其占徐姓善七千兩之房者有謂

其代張嗣修撰試卷結邢侗智爲通家而甘爲鷹犬
者有謂其折乾鞭笞驛丞揭陷縣官而肆爲蛇蝎者
有謂其父戍二十年而瞞旨請封者有謂其母病十
八載而不歸忍訣者有謂其逼父妾至墮胎極慘者
有謂其忍妻死不制服詿籍者有謂其扣落司葬銀
一百五十兩至勒民夫折工銀每月八九錢者似茲
名節掃地罪惡滔天即苟留衣冠靦顏黨里尚無以
自解於士君子之口倘一旦起田間濫總史局 臣恐
以貪財附勢之夫而督史將必重權利而進奸雄以

瞞君忘親之夫而督史將必抑忠臣而扶驕子以不仁不義之夫而督史將必後閭閻而左闈闥國家果何賴於若人而必欲起若人以拂輿議辱汗青耶說者謂執筆多從一時之人即講讀編檢出差請告者猶然催促劉虞夔位正詹宮宜起服已滿時宜起不於此借纂述而惠弓旌謂體面何且論其才無問其品可予殊不知正史非　皇上之史也　皇上所以承祖宗傳子孫千萬世之史也昔許敬宗編圖曾奉命撰編年人便以毀譽失眞棄之今日寧爲傳無寧

爲棄敢望　皇上亟斥虞夔別選有德望大臣以充此選庶史以人不朽　皇上亦以史不朽而令名與天壤俱流矣不然虞夔不已黃洪憲等之徒且藉口接踵而諸史臣亦竊笑而疾走矣事干重典不識忌諱伏惟　聖明裁察

修史用人宜公輔臣擬旨未當疏

逯中立 兵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二年四月

先該輔臣王錫爵題請纂修正史起原任詹事劉虞夔充總裁官輿論嘖嘖以為非人臣曰是輔臣援所私而不顧天下之公議也方具疏叅論旋聞同官業已上請臣謂輔臣必聞言而悔滌心而聽則臣可無言矣既奉旨先該呂坤保薦劉虞夔急宜起用今御史紛紛叅駁孰為公論著該部院定議來說欽此臣仰見皇上深居大內留神章奏采公論於外廷付

定議於部院而毫不以成心與也繼而思曰是出於
宸衷之主裁與則呂坤保薦事在往年猶然簡在
聖心虞夔何人而當此隆眷也抑出於閣臣之票擬
與則是以桃李之私情謬爲推引而奈何假呂坤之
一薦以自文也臣請得而畢其說撫按之臣鎭轄一
方境內士夫所改容而禮者也非巨奸豪宦不以列
彈章其薦人也不得不寬廟堂之上提衡天下宇內
才品所懸鏡而別者也非宏才碩望不以辱弓旌其
用人也不得不嚴撫按之保薦或偶取其鄉論廟堂

之起用必詳核其官評試查各處撫按所薦舉地方人才者能人人而用之乎彼虞夔生平具在去歲拾遺疏中真士類所不齒聖世所不容者不即罷斥已爲漏網遺奸此固滿朝公論輔臣獨不知乎知之而何故復用之乎夫用虞夔也以爲得意門生而私之也私虞夔而借明旨以塗天下也借堂官以箝臺臣也則心術愈幻機械愈工欲以掩人耳目而不知人已窺其肺腑矣　皇上試召輔臣而問不知輔臣何詞以對且今天下多故需人甚急廢謫諸臣無賜環

之日中外士紳日夜望輔臣補牘力諍今未能進一君子而先進一邪臣輔臣又將何詞以謝天下乎伏乞明諭輔臣以後用人當秉公心勿植私黨以後擬旨當持大體勿挾私見則國家之體也亦所以成輔臣之令名也臣再惟修史鉅典也必博訪名流廣招俊士前輔臣疏有欲取之別署取之外僚取之閒廢取之山林隱逸而必曰文行兼優又曰行義無虧乃邪媚如虞䕫者首與總裁之選矣第恐天下之爲虞䕫者不少也夸行無節徒飾浮華之詞僨緣干進者

亦不少也儻誤蒙收錄則修史之典適以啓邪臣奔競之途而朋小人仕進之實耳即擬英摛藻何足以昭法誡而垂萬世哉復望諭輔臣及吏部嚴行咨訪務求端方直亮博聞有道術之士毋得濫及匪人以汚清朝盛舉則仕路肅清而國史可傳不朽矣

嚴濫舉之禁以杜倖門以快公論疏

葉繼美 刑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二年四月

頃見輔臣王錫爵等爲纂修本朝正史內開副總裁一員劉虞夔不諧公論嘖有煩言臺省交章參劾昨奉旨先該呂坤保薦劉虞夔急宜起用今御史紛紛參駁孰爲公論著該部院定議來說欽此夫虞夔之人品一見於南北拾遺再見於臺省之拾遺今復下之部院定議其肺肝當已畢照薰蕕自是難欺臣不敢復言虞夔事矣顧思虞夔之用也因於坤之保薦

可見薦人者即所以用人而妄薦者未免於妄用其關係於賢邪消長之機非細故也故臣敢因事而竭其愚夫國家用人非一途矣顧凡自下遼而陞諸上自家居而起之公者靡不自薦始乃保薦之權撫按握之緣撫按在外巡歷既久採訪最確故報命之日薦舉地方人才之疏與舉刺官員者並聞有服闋病痊大臣又不時奏請柄事臣工質此爲券而不時之用於此焉需誠重之也夫在上者既以是爲重則薦人者可以是爲輕乎臣博觀諸臣薦疏固皆以人事

陛下之義固多眞實可用之才然其間不無是非溷淆而賢不肖雜揉者甚至以羊質冒虎皮以鵲聲蒙鳳彩穢迹昭彰於耳目猶然侈口誇詡糾彈未乾於墨章輒爾薦剡上瀆卽背公論冒清議而不惜者臣無暇遠引如近日浙江撫臣王汝訓按臣彭應參論董份非卽往年傅孟春蔡系周所會薦存問者乎彼一時也卽孔孟伊周亦不是過向非御史萬國欽抗辭力爭朝廷之大典幾冒濫矣今未踰三年何一人而兩截若是耶正所謂譽之則盜跖爲夷齊也然此

猶曰以小人譽小人也不足評也頃覩河南按臣陳登雲疏薦沈鯉孟化鯉等及一閑住知縣王職足稱公是不愧獨知乃何洛文何如人也而亦與沈鯉輩並稱得非砆碱混玉乎至如呂坤之薦劉虞夔也固曰講臣服闋故事然南北拾遺之疏備諸醜狀且言猶在耳而乃云事業夔龍文章班馬急宜起用庶裨論思夫班馬猶曰才人而夔龍所稱名世虞夔本一猥瑣小人猥云帝臣王佐何徇名失實一至此也豈坤未曾見南北之疏耶不應聾瞶若是又豈以南北

之疏爲不然耶今滿朝之公論何如也。臣不得其解矣夫登雲望重西臺極力扶持公論而坤究心道學不事詭隨然且不免如此況其他乎蓋緣何來諸臣以舉遺爲厚道而尢以博取爲收羅或狥桃李之私情或借鄉籍之雅誼或隨衆口而附和或因賞俖而請求漸次濫觴莫可砥柱風林湍水賢者亦然嗟嗟朝廷本以薦賢爲國之典付之撫按而撫按乃以狥情市恩之念報之朝廷致令柄事之臣幾爲所誤極之藉口濫用隨以誤國不亦重可惜哉。臣謂舉遺之

典必不可廢而濫舉之戒尤不可不嚴何也我　祖
宗立法有貢舉非人之律有舉用有過之條而　聖
明在御屢申連坐之法邇來如御史韓介徐圖劉恩
瑜皆不幸坐此何獨於薦舉地方人才一節則漫無
所稽故每有論薦未必秉公致朝廷之上名實眩眞
而無所定昔李克論卜相有伍而達視其所舉乃其
一節臣謂此非特可以卜相亦可以卜撫按之臣今
日連坐之法或難卒行而善惡可以類見吾因其舉
人者以督其所舉之人即因其所舉之人以考舉人

者稽其是非定其賢否而黜陟隨以加焉庶乎不失
李克之意而今日拔本塞源之說也不然下之或假
是以行私上之人反藉是以推托是保薦一節無以
蒐遺賢適以開倖竇耳於國家何賴焉 臣 於呂坤陳
登雲心知其賢非有苛求特因事而致責備之心又
推類而廣濫舉之戒如此倘蒙 陛下不以臣言爲
謬乞勅諭撫按官員凡保薦地方人才務秉公心不
徇私念寧慎毋濫寧任怨毋市恩勿得濫及匪人如
劉虞夔何洛文者再乞勅吏部察其所舉以定其賢

否或有濫舉不公聽臣等不時糾劾即行顯罰庶臣
工絕偏黨好惡之私朝廷成蕩平正直之治所爲
聖明之助淸議之益者非小補矣惟　陛下裁察焉

聽勘姦邪黃繚敘功乞彰睿斷以警官邪疏

陳維春 刑科右給事中 萬曆二十七年八月

臣聞有功不賞有罪不刑雖堯舜無以治天下又聞郭何故墟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夫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則善者不勸而惡者益肆反不如不知之爲愈此郭之所以墟也蓋聖王勵世磨鈍惟此賞罰爾賞罰倒置則國運隨之自古及今有明徵矣臣觀今日 聖明在上如日中天於臣下之忠邪刑賞之輕重若燭照而數計銖稱而寸度也乃獨一姦邪

之丁應泰人心共憤憲典未伸衆謂　聖鑒已昭當有所待乃今傳聞東事敘功有濫及之者舉朝相顧駭愕夫誰敢於悖　明旨抗公論變亂黑白一至此哉臣雖未敢遽信而事關朝廷賞罰之大與君子小人之進退天下萬世之公論有不容默默已者謹為皇上言之臣頃憶二月三月內因應泰敗壞東事姦狀顯露兩奏　明旨一則云國體軍情皆朝廷大事豈以一小臣私忿妄訐不念將士久戍勞苦與屬國軍民泣籲苦情丁應泰舉動乖謬威制勘科幾誤大

事姑着回籍聽勘一則云這賂倭妄奏朕所洞鑒且
廷議僉同萬世德又這等說可見朕心獨斷已定萬
世公論丁應泰掩没戰功猖狂已着回籍了將士功
罪作速遵旨叙來本內周陞丘一復等監軍御史提
了問該部知道欽此夫　聖皇所重莫過號令故曰
重巽以申命又曰渙汗其大號令綸綍所宣誰敢輕
藐聖斷孔彰炳如日星中外臣工無不頌　皇上明
見萬里洞燭姦邪者也憲典未加必俟東事勘叙之
後公論明白自有處分耳乃科臣楊應文業已勘明

覆奏矣應泰之私忿妄訐有一實否應泰之猖狂狠
籍有不如諸臣所指 聖明所鑒者否中外臣工方
謂 聖斷處分當在今日而輒爾夤緣濫敘何應泰
之敢於罔上無忌一至此也臣謹以應泰姦貪險詐
之狀畧一言之夫應泰始令休寧爲天下貪官之首
繼令登封斂推膚剝髓之慾其貪橫恣肆見於彈章
形於訪單者不可更僕數有謂其盡休寧富民無不
詐索之者有謂其打黃金作墨及菓品之類餽賂津
要者有謂其侵匿休寧稅契銀萬餘兩者有謂其寃

酷致死人命至數十人者有謂其受監生餽美妾爲衣冠之禽犢者贓私詎止千萬富邑幾爲凋疲其居鄉居家宣淫肆毒乎罪萬惡不能殫述以汚齒頰至於挾私誣罔敗壞東事則舉朝文武羣臣先後奉
旨會議無不憤其欺君誤國者 臣查會議進呈之揭有云丁賛畫獸心劍舌閃爍如電有云丁應泰秖爲助和撓戰之故誣以通倭重情謬悖甚矣幾不至携屬國之心而撤中國之藩籬乎是毆朝鮮入於倭而嫁毒於我也此事可忍何事不可忍有云此說激於

鮮臣申救撫臣楊鎬大拂應泰讎刼之意遂欲棄朝
鮮破壞東事耳有云賛畫心死舌存其事之本無而
言之妄加也路人盡知之有云丁應泰激變生衅剪
髪剃眉旣非至願大書呪詛更爲慝深且招亡用事
歃血會盟欲何爲哉果爾則三尺之法必不容赦矣
有云豈惟朝鮮之人卽東征之士誰不欲剌刄其胸
中者應泰之生得入遼陽幸也有云丁應泰自奏自
勘多方造作牽合原疏至朝鮮素稱恭順亦誣通倭
以故國王具疏控籲　君父通國民臣泣告神明應

泰去任失常良自有故又云應泰傾危姦險惟冀
聖斷處分夫辜臣各矢公許已昭滿朝公論進呈睿
覽豈不儼然在哉而邊可一筆盡抹去也至查督臣
邢玠之疏發其贜私狼籍何止巨萬畧舉其槩則云
強騙國威金王素珠又去騙江一鵬銀二百兩家人
劉武齎送索趙儼銀四百兩發牌該營不許難爲本
官周陞向各部斂銀六百兩與熊良相送訖又云答
應官邵養秋劉壽將銀在遼陽迎買花布紬段用驛
馬馱送朝鮮販賣營利除金餘付泰收用又舍人劉

世祿等欲避重差詭充跟隨食糧送銀九十兩因而行票取用受楊元銀六百兩許替開重罪欲拿張柱綑打送銀六百兩方免又云泰差家人馱送皮包二箇馬四匹行至沙嶺偶遇虜搶去泰要嚇參備禦管應律令賠償三千兩應律無奈行令守堡官軍及屯人遍出銀已追過五百三十餘兩尚在刑此遣人不堪其命又云密令心腹張堯佐等潛入各營布散流言只說 皇上注意下爺但看節次旨意可知周陛又爲之遊揚自副總參遊而下或百兩或五十三十

來等各將不敢不應稍遲者卽行指摘計贓又何止數千至於給票冒食錢糧支用不呈督撫又難以數計也是應泰有數千萬兩之贓那玠之所指皆有人有證豈盡誣者明旨聽勘正勘此等事耳今無一分析而遽錄其功果何功乎夫應泰將前後所上五六疏及末上三四疏刋刻成帙傳播倭營明以天朝情形輸之於倭欲倭堅志不去以遂其壞東事之謀其私忿妄訐屢瀆無忌意在棄鮮撤兵舉朝震動使非諍臣忠言 聖斷堅定則東事必危軍國㨿誤辜之

不議而反圖其功臣之所不解也且朝鮮國王之辯應泰者云懼東事之幸完務壞人之成績使軍情疑沮諸將解體其主意所在蓋可知矣其耆老軍民祝神之詞云天朝大姦丁應泰黨倭忌戰誣陷我國王天下之罪人其在本國即不共戴天之讎也我百姓痛心切齒誓不與此賊俱生是應泰者華夷共憤天下棄之未即正法公論已自不平而乃欲叙功紀錄豈不貽四夷之笑爲史冊之羞哉夫明旨所斥既云舉動乖謬威制勘科又云掩沒戰功猖狂多端是

聖明已洞燭其奸矣聖明燭其奸而臣下飾其功是非淆淆功罪倒置莫此爲甚夫舉朝文武諸臣爲可藐而　皇上亦將可藐乎文武諸臣之言爲可悖而明旨亦將可悖乎此尤臣之所未解也臣恐紀錄未已必且圖起用起用未已必且據要津　明旨既已弁髦公論尚復何顧天下事可堪此等奸邪幾敗壞哉臣查昔寧夏叙功及於原任職方清吏司郎中楊于庭致干　聖怒該司官皆以朦朧受罰夫于庭原有勤勞偶掛浮議較之應泰何啻星壤而已若此矣

今應泰爲　聖主顯斥公論憤嫉而乃敢於悖明旨拂輿情狥一人之私滅天下之公則威福可以專擅柄權可以妄撓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豈不足爲寒心哉昨大計時臣聞各衙門皆有應泰訪单穢狀千百止因應泰自知不爲公論所容必在難免倡賄倭之說以起爭端其議論紛紛勘叙未定當事者筆不得下應泰獲遂奸謀竟爾漏網今又夤緣叙錄豈上有天日哉伏乞　皇上大奮乾斷勑下吏部查應泰有訪单多寡應否作何處分以補大計之漏以懲貪横

之奸如或以應泰所犯係干欺罔　君父動揺軍國
時在邊境用兵人心觀望當有所警以杜讒賊之口
作忠勇之氣則惟聽　聖明英斷重處非微臣所敢
議也

撫臣甘庇巨惡欺君誤國乞賜罷斥以慰輿情以雪楚憤疏

郭如星 吏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九年八月

頃者陳奉作亂楚地動搖辱國損威法紀凌替當斯時也楚其岌岌乎殆哉幸而天心厭亂默佑聖衷慨然下明詔奉撤回重斥舊撫臣支可大而特命新撫臣趙可懷矣一時中外臣工皆舉手加額謂可懷此行當必有奇畫至計超出尋常萬倍者轉亂爲治在此一舉楚事定而天下從此定矣柰之何其大謬不

然乎　皇上之命可懷也選擇而使不由廷推且限
以五日內起程得無謂遲一日則楚民危一日奉之
贓私盜竊一日乎即詔旨隱而未發而　聖意已躍
然矣爲可懷者宜感出格之知遇乘傳而徃兼程而
進入其疆急下令曰陳奉激亂全楚驛騷一人南顧
特有憂焉自天子所謂我來矣楚之百姓我得而安
輯之也奉之贓私我得而糾結之也已焚者勢雖難
挽而見在者尚可稽核寄頓者猶當覺察而僅存者
可容疎漏舉奉所朘之民膏民脂盡輸之公帑公藏

將數年來魚肉逃剝之狀與征多解少之罪得畢露
于　皇上之前而皇上按籍而考睹物動念將謂奉
非橫肆漁獵胡以狼狽至此乎則平日之所交章詆
奉者信為不虛而楚民之所㷀㷀蜂起必欲甘心於
奉者庶可少洩其忿矣胡可懷計不出此也止憚惡
閹之餘威罔畏簡書之甚重當其過襄陽下荊州投
刺先謁執禮甚謹肆筵設席情文周洽一切扛箱毫
弗敢動且唯唯聽命奉云封則封奉云不封則不封
仍付奉收管第遣官護送已耳夫可懷既譭無稽考

不明告　皇上以的數而糊塗了事蓋默示陳奉以益端矣以故奉揚揚八座而馳從者數百人沿途任意抽換任意遞轉堂堂撫臣且無如奉何卑卑解官其如奉何哉故雖有進到之杠箱其數可陳其中未必有也雖有趙世美之奏疏而全數無聞　皇上何由而考之臣　採之通國輿論參以楚民揭帖大約奉未往荊州之先私囊所宁不下四十萬金其他珍寶繒帛充仞無數乃今以十萬爲率寄頓者十之三四侵匿者十之四五而解進者十之一二耳臣　切恨之

臣嘗按楚事而統論之可太縱押外之虎拱手以任其哺噬可懷憚押肉之虎屏息以聽其咆哮可大長秦之惡釀禍於始可懷護秦之短遺患於終脫懷居前不啻姬太倘太居後奚擇於懷可懷可大無一可者欺君悞國其罪等耳

中外多隱伏之禍臣工乏忠藎之風乞斥奸邪

大臣以肅吏治疏

曹于汴 吏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年三月

臣聞治亂之形其機先動審機遠慮上贊天子下信百僚以弭亂保邦者大臣職也若夫機已著而旁觀袖手禍既成則歸過於君此不忠之臣秦越國事者即如治河何事總督何職今日何日而侍郎李頤未任則移書祈免既任則失措風狂此固夙負才名赫然尊貴之臣也 皇上試觀此等舉動脫一旦四方

有事誰是赤心扶日灑血郊原者亦足憂矣即如樞臣田樂計臣陳蕖一以積貪見劾一以近罪蒙恭原疏俱存了然可睹倘兩臣並斥則天威誰不震懾然蕖去樂留則羣情反爲不快况鄭樸吳中彦麻承恩等鑽營過付業掛吏議獲原書奉嚴旨而樂置身事外若不相涉掟唇強辨欲以一指障天然則挾貲入都望門投賄者豈盡付之路人乎又何爲源源而來也又見南京兵部尚書邢玠經畧播州苟且卒事草草而撫怱怱而遝前旌未啓舊巳焚驛方談底績佯

若不知以致禍結兵連戰民耗國及其經畧朝鮮又踵前衛掩敗支吾娼賊僥倖關白天亡鋪張功伐旣奏稱倭將义弘斬級矣倭將正成生擒矣然义弘正成見在無恙復以書來申明和約原情俱露夷患方深則當時死於兵戮於西市者何人也此古今未有之欺而幕士金栢嘆其以無辜講和等夷誘之爲俘驅之就死不勝憾憤至欲削髮不猶賢於玠哉朝廷不事苛求以全國之大體亦足矣獨不可因其求去而去之乎姑息優容及成莖背日遮日掩日狡日僞

而四千金打點之說又見於兵科之疏是益之慾也
臣又見巡撫雲南陳用賓晉固多貪迹猶未露向來
京察未去慾過轉叢猛廷瑞陷死於刑已犯殺降之
戒李先著寃死於獄更增士類之悲且先著之死貧
無以塟而用賓冒功陞爵世襲錦衣括猛氏歷世之
積飽夷賂吏賕之厚則公論益不容彼遂一差到底
花石之採誘立名號是譽樹之奸也士儀之貨敢於
褻君是熒惑之術也寨功之敘諂及稅璫是媚寵之
鄙也君子之途既不容着足小人之惡遂至於濫觴

彼固甘心笑罵其如爲國之蠹何夫南樞獨擎半壁
與北樞並峙撫臣坐鎮一方實省直要津俱係吃緊
之官豈容匪類之厠故玠及用賓亟當與樂併罷者
也

禮臣久缺清議邊臣虛冒天功乞賜罷斥以愼
銓衡以寧疆域疏

湯兆京 陝西道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一年

臣聞國家重寄內則天官外則總督所以辨官人才安攘夷夏責至鉅也苟非其人不膺
特簡今適有庸鄙奸譎公論不容如原任禮部左侍郎今改吏部右侍郎朱國祚薊遼總督萬世德者臣謹據實爲
皇上陳之國祚身爲侍從職典筆札顧適文采無可表見試策亦至倩人鄒德溥賣策貽羞蔣春芳雷同

坐廢國祚罪在同科何顏獨居文苑況迺沉躭中聖狎比頑童無賴滿堂酣歌徹曙五斗解酲日復爲常三丈高眠旬多休暇鄉貳就飲於山人之家戲且醉抱於鄉會之席口角流穢鼻息鼾雷携昵僕入視春之篆同吏書索騙王府之金曲庇喬璧星郎矯旨編號任爲已事受賕鄭洛郎素著貪婪覓擬易名選庶吉士項鼎鉉納采三千金假婚媾爲媒以網利京師有慣賣翰林之謠選淨身男子王堂官騙逾千金後倒贓毀屋而不問縉紳有猫鼠同眠之誚若于

冊立一事尤為首鼠兩端攝宗伯巳物議沸騰貳銓
宰將月旦倒置況循資以上即大拜匪遑寧有昏庸
陋劣如斯人可堪棟隆之任者乎至如萬世德者才
全用之行險奸尤足以濟貪琵琶歌舞酷類優伶恥
目寢形原非奇偉西寧逼將出師三千人盡喪胡塵
華勘有幸庚寅州守起家七八年驟至開府鑽刺通
神最可恨者島山既破朝鮮危在旦夕天津去遼陽
不二千里而逶迤徘徊四月始抵前屯猶以虜阻上
章希復久駐夫零星之虜不能却乃能破重大之倭

耶觀望支吾肝膽盡露此其違　命逗遛之罪一迨
釜山巢破倭奴盡去世德始馳入朝鮮攫有前績夫
東事稱功止在退倭　皇上試問倭衆渡海之時世
德曾在督陣否耶此其掩襲盜功之罪二世德出鎮
三載善後宜有完策迺對馬島之倭復屢脅通朝鮮
鮮人岌岌懼禍請　命天朝部旣咨行世德矣漫無
成算相聞僅以塘報塞責此其苟且結局之罪三且
侵鮮餉曾經論列訪其贓穢所至耶彰食客技流混
濫公府執贄不貲於下賤取償轉付之諸營假揮霍

之虛名飾谿壑之巨慾僧人遞茶而賞銀牌院役送
回而給三十金顧山人薦人實筆一朝而獲三百金
槩可知已此其貪饕乾沒之罪四滿載歸來玉關生
色損貲結納竿牘成書俄而同院俄而協理俄而總
督薊遼 皇上不假廷推特加拔擢無非掛牌頗牧
磨礪後來之意而世德且將謂進退得以自由此其
冐濫顯融之罪五有此五罪者而身都樞憲爵延苗
裔恐非所以核功實照勸懲也叅看得新改吏部右
侍郎朱國祚麵蘖餘生斗筲猥器鄙夫不可事 主

小犢終當憤轅久玷清班宜加顯黜薊遼總督萬世德性同鬼蜮行類穿窬庸帝簡而潛軀避難貪天功而攘臂爭先宜亟絫朝之褫以明兩觀之誅臣待詔春明已痛心奸佞百足敵憚其多援三窟直窮其輿主伏望皇上勑下吏部公議上請如果臣言不謬將朱國祚萬世德槩行罷斥人才幸甚邊疆幸甚

邪撫養惡致變乞賜更置以昭政體疏

汪若霖 禮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四月

臣維懲亂者必問其所始銷患者必慮其所終天下安危之大機明知之所蚤見也頃者滇南之變 皇上追咎内官楊榮仰負 欽命死不足惜嚴追首惡及諸起釁之人寬其脅從所謂 聖天子明見萬里之外文武并[illegible]旨矣顧榮之窮兇極惡誰實成之而令有今日乎夫 [illegible]不忍加派一念昭於星日屢厘詔諭稅歸有司此豈伏[illegible]輩摩牙張吻時哉自

北宣主威以節制則狐鼠潛跡布聖德以昭蘇則方隅帖席惟是撫安地方責矣奈何有長亂辱國如陳用賓其人者乎用賓撫滇十餘年矣貪功生釁黷賄營私三窟之盤據特堅萬口之譏彈已倦蓋不知朝廷法紀爲何物矣是故其脂韋足以長榮之暴睢而不能問其叨饕足以開榮之漁獵而不能問其頑鈍足以固榮之悍驁而終不可問即以指揮于可繼作榮爪牙逞其蠆毒而亦有不得問榮之惡以有所附而日肆日深滇之人以無所主而日怨日慼於是發

憒思難假手武弁烈熖薰天盡是煩冤之氣狂鋒指日頓成戎馬之郊孤寡汗以若灰置皇綱於何地堂堂開府方且蒙頭縮舌哀號乞憐於素餉練鞭笞之人而不可得豈不羞哉夫使用賓者躬先鎮攝如魏允貞之在山西見影消除似李三才之居淮上璫威旣戢讙譁不生蓄禍崇災安得至是而用賓方且支吾娓瑣拾煨燼之餘塵數馬乘之細事移稅就蜀托媚丘闍以流毒於此而嫁禍於彼展轉譸張千態萬狀覗　皇上爲何如主哉而熒惑若此罪不容數矣

且夫滇非遂帖焉無事也地本雜夷人方稱亂指揮賀世勳等負衆懷疑乘機煽沙中偶語已成騎虎之形釜底遊魚豈無跳梁之志當其脾睨縱横固已覘用賓爲機上肉耳寧復俛首歸法以無跋盭乎即以用賓驚悸落䰟之餘尚能伏節宣靈覩善后之完策乎緬囂方張土孽環伺内訌外搆南滇可憂故榮之死不足以償滇人百千萬之冤而用賓一日不出則沉冤尚在榮之死不得以寛滇人百千萬人之誅而用賓今日不亟去則法玩而紀綱益廢何者天下

安危全在朝政朝廷輕重實倚大臣今居常濡忍率令庸囘貪鄙之人深根固蒂牢不可動迨其決裂糾紛乃徒付之無可奈何養成國家積弱之勢豈不寒心且聖主不以大寶嘗危哲后不以小瑕玩禍今天下勢如破舟東塞西潰洶洶之象即關中亦見告矣夫天下既驚喜於 聖諭之乍頒而希恩大過閹使又觀望於 聖心之中變而作勢愈驕並爭交戰戈戟横生魚爛土崩豈得無慮即今李道馬堂等揑疏占稅遠近驚疑而高淮謗奏乃欲寬權竊據於輦轂

肘腋之間跋扈亦太甚矣　皇上每謂內外官員不肯協力使人盡比周以禍天下將妄賴之欲安天下必先正紀綱使民不亂欲正紀綱必先信明詔廣德意罷中使不法者使威福一稟於上而義在責任重臣先宜斥去用賓為滇人改弦易轍釋反側之端以風天下此在　皇上自為社稷計耳賈誼有云失今不治必為痼疾伏惟　聖明留意裁决

直言天下第一險邪乞蚤除以杜後患疏

宋燾 直隸巡按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五年二月

夫天下之治亂亦何常之有正人進而衆正同登即治之機邪人進而羣邪並附即亂之萌故曰勿使滋蔓蔓乃難圖當勢未薰灼之日無人指其奸及其樞要已登黨與日熾炎炎方張撲救無及其空善類而禍人國有不可勝言者夫中允之官何官也清華之選而啓沃之資儲相之基而輔導之助必忠誠端亮表裏不欺言中準繩行有坊表如樂正子之信人如

薛居州之善士乃無忝於位而實稱其名豈意脂韋浮沉闒茸無恥之陳之龍亦得濫厠於其閒也者自古小人之躐華膴也毋𢖍節於末路之不檢而當未得志之始猶然小廉曲謹或一善成名一節自飭尚足自托於士林若夫始礽即縱恣不羈潰裂名檢醜態千端穢形萬狀發軔且然稅駕可知陳之龍即其人矣之龍心術曖昧面貌卑諂其可嗤者非一臣謹述其共聞共見衆口諠傳者爲　皇上陳之臣嘗聞其至郵亭而叅毆驛丞墮地幾死懼按臣劉日梧之

究訪其惡僕則稍沐未及輙戴星而宵遯然猶曰是其往事也又聞其臨京察而操戈反向揑造單揭帖翰林胡房之壁以暗射其同鄉且匍匐相門流涕竟日然猶曰事屬傳聞也至若書房人參二十餘包各重二三觔其家僮方以爲藥客之寄頓而之龍對客輙自誇張曰此物出自內翰之家是一敝宗兄相錯愛者此等舉動何其昏夜乞哀而驕人於白日也然猶曰醉後糢糊之口未足盡憑也至若貪鄙下流之態則又不止此者討以取酒東之懽則面戴假鬚同

其歌兒來生滾跌於火樹銀花之下長班小吏皆醜
其態度莫不赤頰而汗流矣多方藉豪商之潤則身
騎瘦馬隨其義兒陳二馳騁於煙九熱鬧之場市人
俗子皆汚其行藏莫不點首而嗟嘆矣貲郎中翰之
輩無一人不認爲通家而今日貸三百明日貸二百
甚且蔣中書千金屋宇竟吞噬以爲私即燕市有皮
臉之譏直任之而不辭也貴戚勳衞之家無一處不
稱爲契弟而東家飲一醉西家飲一醉甚且王都督
十畝方塘將假借以爲會館即狎客有彊頭之誚直

應之而不愧也且之又卑則脅肩諂笑以媚姻家而
呼朋引類復因親以及親即親爲連姻之薛山人亦
且時嗤其傴僂之態而聞者無不掩口險之又險則
下石含沙以傾座主而不說短論長輒張威以作勢
即目不知書之趙官者亦知面許其背師之非而席
前應答無辭逢人作乞丐之態恐其不遂而靦顏自
詡曰不佞南人北像數載當至公卿故長安傳而笑
之謂兩言爲取債之券教子爲餔啜之尚令其元旦
而沿門拜客曰不佞頗通星理阿大當贅高門故長

安傳而笑之謂一子爲慕化之儈以彼操行大壞良心盡死寧惟不齒於清議亦且有玷於班行人人皆知其柔而狡而卒無有指摘之者或畏其內外交結墻壁堅牢或謂其春坊散秩猶非要津或鄙其卑污宵士不足以辱白簡殊不知天下之極卑污者即天下之極兇狠者而人固未能窺其深也考之古今若瞿然下拜之盧杞爲人拂鬚之丁謂榻前屈膝之嚴嵩而殺心一熾善類幾空當其時也何其卑汙及其後也何其兇狠哉人惟此羞惡之心耳此心一失則

不畏人非不畏人責不畏興也足身名不畏萬世之唾罵而雖可死壽可舐口可蜜腹可劍身可妾婦心可狼虎而況橫生一患得患失之心憑藉乎曹分角立之勢流毒縉紳貽害天下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叅照右中允陳遂龍敗檢裂名寡廉鮮耻持短帚以掃政府而慕權附勢庭中作入幕之賓曳長裾以傍侯門而醉對狂歌筵下傚八風之舞樂陶陶而蓬頭垢面寧產甚术形影念孳孳而狐媚猿攀酷肖優佮面涸招摇類市井之棍流而結義認親總是乞哀

之狀顚氣自豪華之倡徘而聲音笑貌皆爲誘騙之
門便可興者潦倒於黃金岸班之家則拜嫂叩頭竟
屈膝於堂下酩酊於灰廠烟家之第則銀杯象筯皆
禍匿於懷中據今日而處心積行全無羞慚若一旦
而秉樞當軸有何顧忌除之不蚤爲害必大履霜堅
氷理有固然待深根固蔕而後歎拔山之難蓋已晚
矣臣與之龍素無一臂之交更無一毫之郄惟是觸
邪之性根於天植毀譽禍福付之不聞知不敢不言
者不敢不盡雖一龍之親戚桿卑能中臣以奇禍崖

臣甘之以如飴也懇乞勑下部院覆議上請如果臣
言不謬將輿以之龍函行罷斥庶排奸除倖而仕路一
清立懦廉頑而士習丕振矣

儀郎躐近下駁功司退縮堪羞乞斥躁競黜委頓以飭官常疏

戴章甫　禮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十一月

臣竊謂官之循級而遷也若陞級然躁急熱中非不欲一躍而上然其等不可躐也躐之而斜飛之譏起矣官之當幾而効也若負擔然鉅肩重荷非不欲一推而釋然其任不可諉也諉之而縮頭之刺與矣臣近見儀制司郎中張嗣誠鑽擢尚寶少卿考功司員外李廷大尸轉稽勳郎中切嘆拚手夌遲乎千仞之

山蹇驢何能爲百里之步何也國家儀郎遷轉十九
憲副十一大叅問一寺卿實爲異數故近自張我續
而下十數人惟王紀劉憲寵得陞光祿少卿然一縁
皇太子册立之鉅典一藉　聖母加上徽號之鴻恩
慶典旣不常則卿寺何容再也固未有鑽刺而攙得
之如張嗣誠者嗣誠以工部主事侵削商人數千金
大閱營調春曹歲月之間遂躐段猷顯等三人而上
之寅僚扼腕嘖有煩言故上任之日無一人至者惟
時長安士紳[illegible]其早一着能唾手儀郎見其遲一着

又將繳弓卿式𢓨謂機括太露耳目昭然當事或有鑑衡蠅營未必皆中乃當試闈分校選郎新代之時而有尚寶少卿之擢應若執券取若探囊夫選郎當蒞任之初他未遑舉亟亟作此爲第一義豈得以厭服人心耶抑未諳於典故耶玄都之桃李耶孟陀之蒲萄耶何超舉之忽而速化之神也未嘗拮据於聖典未嘗轉膺乎殊恩擢即不靳於頻擢而必以卿式亦何緣何藉耶使此臣而擢此擢而下則人皆儀郎皆少卿尤而效之抑又甚矣將何以重名爵養廉恥

而塞濫觴耶國家考功職掌要在覈賢否忠邪採公評以資品騭至如職司攸關或奉旨着說俱本司屬稿呈堂聽其裁酌所從來矣邇者姜士昌入賀陳言奉

聖旨着該部院察着了來說延大職署考功自當剖析邪正別白是非具草請奪乃蒼素既眩於平日是非益淆於當幾謾爾躭延致干嚴旨聞之則耳中鼎沸見之則眼底花生職當屬草惟有躬身遜辭會看署名惟曰員外不敢五色無主三神皆辨聞者絕倒笑者破唇即同儕亦竊笑之心薄之而欲以驗

封處之至如急遞掣籤置緊要數枝於袖內以待其
欲予者此慣局也乃其眼力近覷手法未閑悞投而
他得之則亦已矣至喝令取囘一坐失色衆皆掩口
此其才器猥庸心膽懦怯張皇舉錯毫無執持銓部
何地稽勳何官而以當之萃鶡羽於寒鴟蒙虎皮於
下駟醜態屢著秖資笑談其何以察辨官材而飭勵
百工耶大率年來銓擢多徇人情壞亂國典故銳者
不用以營職而用以介紹別路之通津靡者雖怯於
擔當而偏工於鑽營之一竅擢者未必賢賢者未必

擢矣如嗣誠之躐進無恥延大之退縮無剛皆擢典所不載而公論所不容者也伏乞勅下吏部明彰公道并加顯斥以抑冒進之風而振委退之習庶幾銓擢清而倖覬者息矣